

# 台灣華語、閩南語及客語 人體四字格框架語塊研究

邱湘雲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chuss@cc.ncue.edu.tw](mailto:chuss@cc.ncue.edu.tw)

## 摘要

四字格「框架語塊」如「 $\cdots X_1 \cdots X_2$ 」式是漢語一大特色，台灣華語、閩南語和客語中四字格皆為高頻使用語彙。四字格「框架語塊」是半固定的框架式待嵌結構；語義上整體義大於部分語素義之和，具「構式」義；語用上則可隨語境抽換詞面而展現能產性。本文專就人體詞所形成的四字格框架語塊進行探討，以台灣教育部國（華）語、閩南語及客語線上辭典為主要範疇，輔以其他可取得的語料，找出此三語的人體四字格框架語塊表現，就「 $\cdots X_1 \cdots X_2$ 」、「 $X_1 \cdots X_2 \cdots$ 」框架語塊類型及其嵌入詞語兩個層面，應用「認知隱喻」、「框架語塊」及「構式語法」理論進行分析，比較其框架結構、搭配關係以及語義衍生情形。全文目的在指出漢語四字語塊的結構規律及語義特點，一來有助漢語語彙類型學建構，二來將有益於台灣本土語言教學。此類探討具有理論應用與教學實踐的雙重意義。

關鍵字：人體四字格、語塊、華語、閩南語、客語

## 1. 前言

「四字格短語」是漢語語彙一大特色，對古代書面語或現代口頭語而言都是極為重要的語彙單位之一，日常生活使用也十分廣泛。「四字格」為漢語高頻使用的特殊定型結構，亦稱「四字詞」或「四字語」，包括「詞」、「語」二者研究者多以「四字格」稱之。向來，四字格指的是固定格式的四字成語，其實不然，尚有「半固定」式的四字格，即一半語素固定，一半語素有待嵌入或可抽換的四字格，又稱為「框架語塊」，例如漢語在「有…有…」框架語塊嵌入其他語素則形成「有聲有色」、「有起有落」、「有吃有喝」。此類待嵌式語塊具有能產性，例如：以否定式「沒…沒…」為框架語塊可以衍生出「沒消沒息」、「沒完沒了」、「沒大沒小」、「沒血沒淚」多個四字格語塊，說話者還可依語境所需繼續衍生創造類似詞語。這類半固定框架結構，依說話者需要嵌入適當語素，使其組成四字格語塊結構，完整表義。

有關漢語四字格研究，探討固定四字格如「成語」者不少，像是黃麗貞（2013），但是對口語頻繁使用的半固定框架語塊的探究卻相對少見，本文想藉此歸納探討。

半固定式四字格框架語塊別稱眾多，例如有稱「套語」者（梁麗，2008）、「待嵌格式」（孟祥英，2009）、「框架結構」（黃麗貞，2013）或「框架語塊」（張娟，2010），本文以為「框架語塊」較能貼近其形式特色；所謂「語／詞塊（lexical chunks）」是指一個具有特定語法、語義及語用資訊，且語言使用頻率高的特殊語彙結構。嚴侃曼（2014：1）指出：

「框架語塊」是語塊中最重要的一大類。它由固定部分和可變部分組成，前者在語法和語義上對後者進行制約，後者在前者的框架義基礎上衍生出更多的近義語塊。因此框架語塊具有強大的預製性、生成性和語法詞彙化的特點，掌握一定量的框架語塊能夠有效提高留學生二語習得的效率和第二語言教學的效果。

「四字格框架語塊」指四字格當中部分語素固定，為「不變項」的「框架」成分，而另一部分語素非固定，為「可變項」的「待嵌」成分，這類語塊結構上具有框架性及預製性，語義上具隱喻義及構式義，語用上則具有衍生創造性。

「四字格框架語塊」介於「詞」和「語」之間，一般詞彙學專書並未自成一類，教學上常被忽略，然而它在平日言語交際中使用層面十分廣泛。漢語當中存在大量四字格

語塊經常以整體形式出現在言語表達當中，有利於整體認知和記憶，掌握「語塊」有助於提高漢語學習表達的準確流利性。四字框架語塊既可整體記憶及提取，使用上符合短時記憶經濟原則，又可豐富語言表達，然而由於語義往往不在字面，對「非母語系」語言學習者而言，理解這些久經沿用的特殊短語並非易事，因為它的語義不是字面即可推導而知。漢語世界裡，人群交際如何正確且恰到好處地運用四字語是重要一環，尤其四字語多寓有或褒或貶之義，若錯用可能引起誤會，不可不慎。

楊玉晨（1999）指出，自然話語中有 90% 的話語是由處於詞和句之間的半固定「板塊」結構所組成。近年來學者研究也發現：母語交際或二語學習能流暢進行，其間不只通過「詞彙」或「固定短語」實現，更多的是由「半固定語塊」結構來實現表達其意。就語言教學來看，語言習得的一個重要部分即是理解和產出詞（語）塊的能力，以「語塊」作為漢語教學單位符合認知規律，漢語語言習得過程中，掌握半固定語塊的用法，交際時從中提取使用是判斷語言學習者使用該語言是否道地或流利的判準之一。黃麗貞（2013）提到四字格是漢語語言瑰寶，有著特定結構功能和文化內涵，在語言交際中扮演著「畫龍點睛」的角色。然而現代漢語學習者在使用過程中常常出現偏誤，四字格教學時應兼及形式、語義、語法、語用及文化差異層面。

近年來學者已意識到：不管是第二語言教學或母語教學都有越來越重視「語塊」教學的趨勢。本文選擇以台灣主要漢語——華語、閩南語及客語人體式四字格語塊為研究範疇，而選擇探討「人體詞」一來是因人體部位是每人所熟悉，「身／人體」是我們認識世界的「首要界面」（曹逢甫、蔡立中、劉秀瑩，2001），許多時候我們面對抽象或未知的事時，都會拿已熟知的身體部位當作喻體來理解萬事萬物，因此人體語彙特別豐富。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收詞，華（國）語裡人體類四字格語塊十分多見，可找出具具有衍生性的語塊就有「…頭…腦」式（如「賊頭賊腦」、「沒頭沒腦」、「探頭探腦」）、「…手…腳」式（如「笨手笨腳」、「比手畫腳」、「七手八腳」）及「…眉…眼」式（如「眉開眼笑」、「眉清目秀」、「慈眉善目」）。本文將針對此人體式四字格語塊的形式及語義特點進行探討，目的在指出四字格語塊組合規律及語義特點，一來有益於漢語語彙類型學建構，二來也有助於當今台灣本土語言教學。

## 2. 相關理論應用

有關四字格框架語塊的探討可應用「框架語塊」、「概念隱喻」及「構式語法」理論於主題探討之中：

## 2.1 「框架語塊」理論應用

1956 年，美國心理學家 Miller, G. A. 提出了組塊理論 (chunking)；1975 年，語言學家 Baker, J. 提出「預製語塊 (prefabricated chunks)」理論，認為「詞 / 語塊 (lexical chunks)」是指語言使用中作為人類記憶、儲存、輸出和使用的固定或半固定模式化語塊結構 (idiosyncratic chunks)，這種結構才是人們交際的最小單位 (轉引自吳小琴 (2021: 244))。「語塊」是介於詞與句子之間的一種語言單位，有利於整體記憶、使用頻率高、形式固定不可分割，且包含特定語義特點 (嚴侃曼，2014: 3)。

依此來看本文所要探討的人體四字格框架語塊「 $X_1 \cdots X_2 \cdots$ 」，其中可分出固定的「框架成分」 $X_1$ 、 $X_2$  與非固定「內嵌成分」的「 $\cdots$ 」。若再依框架成分出現位置又可分出「奇位框架」 $X_1 \cdots X_2 \cdots$  及偶位框架「 $\cdots X_1 \cdots X_2$ 」兩種形式。第一種「 $X_1 \cdots X_2 \cdots$ 」固定語素在第一、三字，這類四字格如「眉清目秀」或「眉開眼笑」中的「眉」、「目 / 眼」是固定語素；第二種「 $\cdots X_1 \cdots X_2$ 」固定語素在第二、四字，這類四字格如「沒頭沒腦」或「呆頭傻腦」，其中的「頭」和「腦」是固定語素，亦即「框架語素」。

## 2.2 「構式語法」理論應用

美國語言學家 Goldberg 明確提出以「構式語法 (Construction Grammar)」做為語法基本建構單位的想法，Goldberg (1995: 5) 將「構式」定義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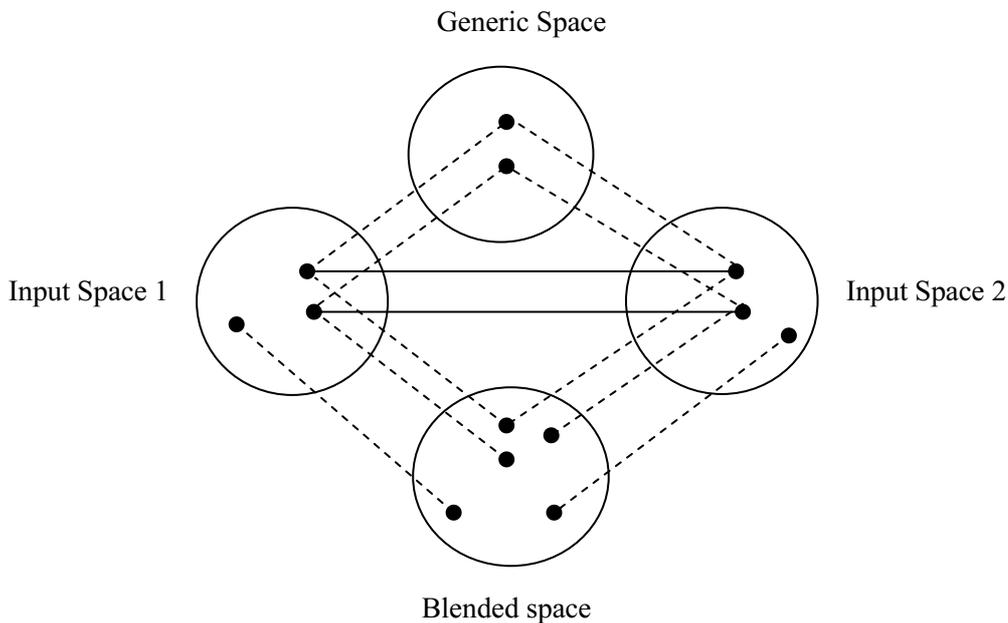
C is a CONSTRUCTOON iff<sub>def</sub> C is a form–meaning pair  $\langle F, S \rangle$  such that some aspect of F, or some aspect of S, is not strictly predictable from C's component parts or from other previously established constructions. (假如說 C 是一個獨立的構式，當且僅當 C 是一個形式 ( $F_i$ ) 和意義 ( $S_i$ ) 的配對  $\langle F, S \rangle$ ，且形式 F 的某些方面或意義 S 的某些方面不能完全地從 C 的構成成分或從其他已有的形式中得到嚴格意義上的預測推導，C 便是一個構式。)(中文為引用者所譯)

所謂「構式 (construction)」是指「形式」和「意義」的結合體，是「結構與意義的配對」，任何語言表達式，只要它的形式、語義或功能的某方面是不可由字面推導的就可稱之為「構式」(王惠，2005)。這不免使人好奇：「構式」既「不可由字面推導」，其語義又由何而來？劉美伶 (2001: 3) 解釋：「意義一部份來自其組成的詞彙意義，另一部分更不可忽視結構本身所提供的意義。」劉德馨、呂佳蓉、蔡宜妮、蘇以文 (2019: 683) 則指出：「嵌入四字格構式的雙字詞和構式之間具有互動關係。」本文則以為「構式義」並非「部分詞彙義」和「部分結構義」的簡單相加，而是「詞彙」與「結構」相互「依



「概念隱喻」是兩個不同領域的事物，基於形狀、性質或功能的「相似性」而產生「映射」的過程。上圖中以「人頭」隱喻「插頭」是基於「形狀相似」；以「人眼」隱喻「詩眼」是基於二者皆為「關鍵所在」的「性質相似性」；而以「人手」隱喻「怪手」則可說是基於皆可「取物、舉物」的「功能相似性」。此外二氏還將「概念隱喻」細分出「隱喻 (metaphor)」和「轉喻 (metonymy)」二類：「隱喻」是基於二個不同領域事物間的「相似性」，「轉喻」則是基於同一事物域中，全體和部分相代的「相關性」。以人體詞來看，如「鬢腳」一詞以「腳」為喻，是二個不同領域（人體器官域 / 空間方位域）事物間基於「位置相似性」而產生「鬢腳」這一隱喻性詞語；但如「國腳」一詞以「腳」比喻足球隊員，則是以人體的「部分」代替「全體」，用「腳」代指「人」，因此「國腳」即屬「轉喻」。

Fauconnier & Turner (2002: 43) 又進一步發展出「概念融合理論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BT Theory)」，指出概念隱喻映射過程中「來源域」與「目標域」心理空間融合的動態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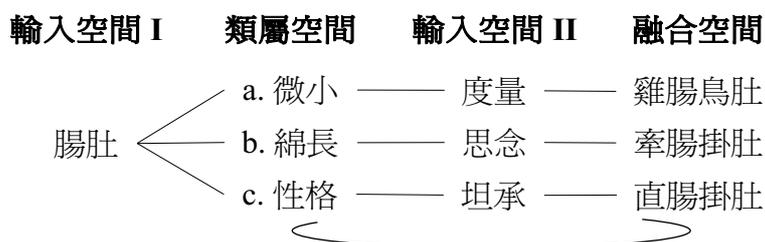
圖二 心理空間 (BT 理論) 融合過程圖

(資料來源：Fauconnier & Turner, 2002: 43)

其中「Input Space 1 (輸入空間 I)」和「Input Space 2 (輸入空間 II)」即「來源域」和「目標域」，而「Generic Space (類屬空間)」為二者間「相似性」所在，「Blended space

（融合空間）」則為基於相似性而映射的「概念隱喻的結果」。

依此「概念隱喻」可解釋四字格框架語塊語義生成過程，例如「頭」和「尾」本是指「空間」，但基於「相似性」映射，心理空間經概念整合後也用來隱喻「時間」，例如「有頭有尾」、「虎頭蛇尾」與「徹頭徹尾」表示事情「從開始到結束」，都可說是以「空間」概念隱喻「時間」的例證。再以人體「腸—肚」類<sup>1</sup>四字語舉例如下：



圖三 華語人體詞心理空間（BT 理論）融合過程圖

以上「腸—肚」類有關的四字語塊，因前後語素組合不同，其所產生的相似性凸顯的隱喻聯想，即「類屬空間」不同，因此「融合空間」所產生的隱喻意涵也有所不同。

張榮興、黃惠華（2005：685）提到：「空間融合（Blending）是想法整合，也可說是心理空間的整體運作，它能表現出多維空間相關成分的映射，揭示各心理空間的相互聯繫與新的思維。」據此分析以上「雞腸鳥肚」及「牽腸掛肚」二語塊，前者想要表達的目標域為抽象的「肚量之小」，後者目標域為「思念之深」，此皆為「輸入空間二」，而實體且已熟知的人體器官「腸」、「肚」為「輸入空間一」，二者之間基於相似性或相關性而產生相關性的連結，即形成「類屬空間」，然後進一步到「融合空間」產生「概念融合」而形成「雞腸鳥肚」、「牽腸掛肚」語塊。其中「雞腸鳥肚」是以「腸」、「肚」隱喻「人的器度之小」，而「牽腸掛肚」以「腸」、「肚」隱喻「深度思念」。

### 3. 華、閩、客語人體四字格語塊框架結構類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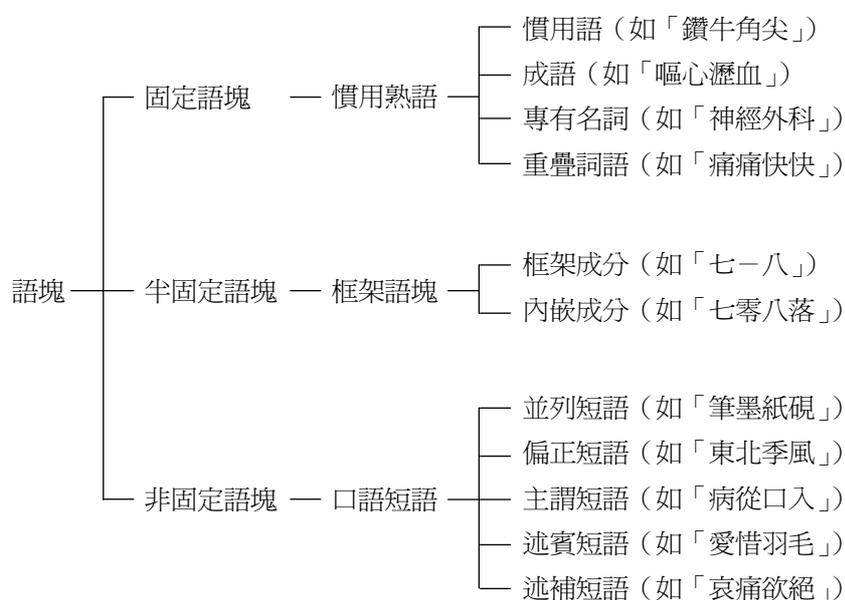
最早注意到漢語四字格框架語塊的是陸志韋（1956）。研究台灣語言則有邱湘雲（2015a：226-236）探討臺灣華語四字格套語（語塊）認知類型，其中歸納華語高頻使

<sup>1</sup> 本文所謂「腸—肚」類，意指「腸…肚…」或「…腸…肚」四字格，下同。

用四字格語塊包括：人體隱喻式四字語塊如「手…腳…」，空間隱喻式四字語塊如「天…地…」，還有「數字…數字…」轉喻式四字格語塊，顯見漢語四字語塊為數甚多。

本文認為漢語四字「語塊」可依其結構搭配關係分出：(1)「非固定語塊」，是可自由搭配的口頭短語，如「一個小孩」；(2)「固定語塊」，如成語「山明水秀」；(3)「半固定語塊」，是一半語素固定，一半語素有待嵌入或可抽換的「框架語塊」結構，例如以否定式「沒…沒…」為框架語塊可衍生出「沒消沒息」、「沒完沒了」、「沒大沒小」。

上述三類漢語「語塊」類型可歸納如下圖所示：



圖四 漢語四字語塊類型

其中「半固定語塊」指一部分語素固定，另一部分可靈活抽換而衍生新詞語的「待嵌結構」，如以「七…八…」為框架語塊而形成「七上八下」、「七葷八素」及「七手八腳」語塊，或以「一…半…」為框架可形成「一時半刻」、「一年半載」、「一知半解」框架語塊。說話者更可依語境繼續衍生構詞。

雖說四字格框架語塊和典型四字成語有其相似性，其語義也不能從字面義推知而多有隱喻性，「成語」最重要的定義是「有典源出處」，因此「成語」偏向「書面語」；但「四字格框架語塊」則活於生活口吻之間，且可因使用者所需而衍生創造出同樣類型結構的

多樣性詞語，例如「無…無…」語塊可衍生造出「無法無天」、「無父無母」、「無始無終」等相似性口頭語。當然不可否認二者之間可能有難以畫分者，例如「朝三暮四」出自《莊子》是為成語，但同樣「…三…四」的詞語還有「不三不四」、「說三道四」、「顛三倒四」，這些口頭常用、無典故出處且具衍生性的「套語」則可視為「框架語塊」。四字格框架語塊的語義是從「固定成份」和「變項」形式組合而來，變項的非字面義透過隱喻和轉喻而得出「構式義」，其組合並非任意而是有一定脈絡，例如「頭」可和同義、類義或反義的相關詞語組合形成「…頭…腦」、「…頭…臉」或「…頭…腳」框架語塊，但卻沒有「…頭…手」或「…頭…背」組合形式，足見「框架語塊」在結構形式上也對其語義產生影響作用。

有關華語四字格研究，或著重在四字成語（白雲慈，2015），或探討四字格教學為主（黃麗貞，2013）；而有關閩南語（陳嘉華，2002；李美嬌，2012）和客語的四字格研究則較少見，新近可見已有論文能就台灣語言四字格語塊的框架結構加以探討，如連金發（1989）探討反義組成的四字格結構；邱湘雲（2015b）探討臺灣華語四字格中數字套語的認知類型；溫鎧瑜（2022）探討「中文以數字嵌隔的四字格」，後二者皆是以「數字式四字格」為探討對象；吳麗娟（2007）則探討華語「含兩個否定詞的四字熟語研究」，不過以上多以華語為探討對象，至於閩南語和客語四字格，或華、閩、客三語比較的專章探討幾乎未見。

本文專就人體式四字格框架語塊來探討，以《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sup>2</sup>、《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sup>3</sup>及《教育部臺灣客語辭典》<sup>4</sup>為主要範疇，並參考其他語料以為補充。需說明的是有關臺灣華語官方所編辭典包含是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版》及《國語辭典簡編本》，前者詞條共 16 萬多條，其中所列包括不少古籍文獻書面語及現代口頭語，然而許多書面用語今日皆已十分罕用，因此本文改選擇以教育部的《國語辭典簡編本》為華語四字格主要語料出處，此典註明所收錄為今日生活較為常用的詞語。比較來看，華（國）語所收詞目共 45228 條，其中「四字格」6321 條，佔總詞目的 14.1%；《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所收詞目 20397 條<sup>5</sup>，其中「四字格」僅 754 條，佔總數的 3.7%；《教育部臺灣客語辭典》所收詞目共 15449 條，其中「四字格」共 835 條，

<sup>2</sup> 本文華語語料及釋義以《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臺灣學術網路版第三版（<https://dict.concised.moe.edu.tw>）為主要出處，另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臺灣學術網路第六版（<https://dict.revised.moe.edu.tw>）補充。以下若使用此來源皆不逐一標示。

<sup>3</sup> 本文臺灣閩南語語料及釋義以《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https://sutian.moe.edu.tw/zh-hant/>）為主要出處，以下若使用此來源皆不逐一標示。

<sup>4</sup> 本文客語語料及釋義以《教育部臺灣客語辭典》（<https://hakkadict.moe.edu.tw/>）為主要出處。以下若使用此來源皆不逐一標示。

<sup>5</sup> 包括「主詞目」及「近反義詞」，不包括「台華共同詞」及「附錄」。

佔總詞目的 5.4%。生活口頭語中應該還有不少四字格語塊，只是尚未被收錄於上述辭典，鑑此，本文也會同時蒐羅其他語料中所見的人體四字格語塊，以求呈現閩、客語四字格的真實面貌。

本文由形式及語義角度探討四字格框架語塊，歸納其中人體四字格語塊框架類型及其嵌入詞的性質，考察其結構特點、搭配關係以及語義衍生情形。首先找出台灣華、閩、客語中有關人體外部五官、四肢及人體內部臟腑器官的四字格框架語塊，發現常見類型有以下幾種：(1)「頭—腦」類、(2)「頭—面」類、(3)「頭—尾」類、(4)「頭—腳」類、(5)「眉—眼」類、(6)「嘴—舌」類、(7)「手—腳」類、(8)「心—膽」類及(9)「腸—肚」類。

以上四字格皆呈現「 $A_1-X_1-A_2-X_2$ 」形式，其中不連續的  $X_1$ 、 $X_2$  是「固定項」， $A_1$ 、 $A_2$  為「變項」，針對此學者指出可有兩種分析方式<sup>6</sup>：

其一是  $X_1$ 、 $X_2$  先組合，如「…手…腳」；然後  $A_1$ 、 $A_2$  變項語素嵌入，在「手—腳」類形式鑲嵌入如「比」、「畫」二字形成「比手畫腳」。<sup>7</sup>

其二是認為  $X_1$  和  $A$ 、 $X_2$  和  $B$  兩兩先組合，然後兩者再合併為四字格。如形容人「很笨」，先說「笨手」、「笨腳」再組合成「笨手笨腳」一語。又如華語「去頭去尾」，其中「固定語素」的「頭」、「尾」在偶數位，整個詞語是由「去頭」和「去尾」兩個「述賓結構」所組成，意思為「除去前、後部分只餘中間部分」，表示「只餘重要部分」或「斷章取義」之義。

以上兩種觀點稍有不同：前者視為有主體固定成份，而後再嵌入變項；後者則視為先有單純的複合，然後兩個複合詞再組成複雜的複合詞語，後者的分析法沒有嵌入的概念。此二類分析法雖然都說得通，但本文偏向採第一種分析方式，畢竟四字框架語塊中有些詞語若用第二類「複合」概念來看無法成詞，例如華語「比手畫腳」一語，我們並

<sup>6</sup> 由匿名審查委員指出不同思考方向，至為感謝。

<sup>7</sup> 感謝審查委員另指出：「比畫」是一詞，「手腳」也是一詞，誰嵌入誰很難說。不過本文以具衍生性的認知「框架」為基礎概念：以「…手…腳」為認知「框架」，由此而有「好手好腳」、「笨手笨腳」、「比手畫腳」等衍生性詞語。或謂語義上是先有「比畫」然後才有「比手畫腳」，但本文乃由「結構」上來歸納：吾人概念中儼然有「手—腳」類形式的認知框架，然後嵌入其他詞語以造出四字格詞語；若說以「比…畫…」為認知框架，則未見「比手畫腳」外尚衍生出以「比…畫…」為框架的其他四字短語。語義上來是先有「笨」才有「笨手笨腳」，先有「比畫」才有「比手畫腳」，四字格使語義上具有強調意味，然而本文重點在歸納「結構」上常見且具衍生性的認知「框架」，表示在認知概念中我們常會運用如「手…腳…」等框架去嵌入或搭配其他詞語。再次感謝審查委員指出不同且深入的思考方向。

不會單說「比手」、「畫腳」，然後再組合成「比手畫腳」。又如閩南語常說表示煩憂的「憂頭結面」，若拆開來看「憂頭」和「結面」根本不成詞。又如客語表示飢餓的「糟腸壘肚」，若拆開來看，也沒有「糟腸」和「壘肚」這樣的詞語。

再者，「去頭去尾」一詞，第一種說法認為「頭」、「尾」是「開頭」、「最後」的實指義，因此可做「去頭」、「去尾」而「只餘中間」來解釋，但尚有更多「…頭…尾」結構，其中的「頭」、「尾」已虛化而非實義，成為部分代全體的「轉喻」用法，例如「有頭有尾」、「街頭街尾」、「看頭顧尾」、「田頭地尾」，其中並不指事物的真實的「頭」和「尾」，而是包括「頭」、「中」、「尾」，即「全部」、「到處」之意，因此本文視「…頭…尾」為待嵌的框架結構。至於「去頭去尾」一詞，若視「…頭…尾」為結構而嵌入「去」字亦可說得通，即「去頭去尾」並非指「去掉前頭和尾部」而是如「笨手笨腳」、「探頭探腦」詞語，在基本框架結構下嵌入要強調的詞，目的只是用來加重「強調」意味。其次，「頭來尾去」也不是實指「開頭」和「結尾」，而是指「整件事情的來由和變化。」因此本文主張將這類具能產性的四字格視為「待嵌式框架語塊」來分析較能符合四字短語的整體所見。以下是各類框架語塊的分析探討。

### 3.1 「頭－腦」類四字框架語塊

華語「頭－腦」類四字格框架語塊詞例甚多，是高頻詞語，但閩、客語則相對較少。所見實例製表如下：

表一 「頭－腦」類四字框架語塊及內嵌成分

內嵌成分	華語	閩南語	客語
名詞 N <sub>1</sub> 頭 N <sub>1</sub> 腦	鬼頭鬼腦 <sup>8</sup> 、賊頭賊腦 土頭土腦 <sup>9</sup> 、骨頭骨腦 <sup>10</sup>	鬼頭鬼腦	鬼頭鬼腦
名詞 N <sub>1</sub> 頭 N <sub>2</sub> 腦	賊頭鼠腦、針頭線腦 <sup>11</sup>		針頭線腦
名詞、形容詞 N <sub>1</sub> 頭 A <sub>1</sub> 腦	油頭滑腦 <sup>12</sup>		

<sup>8</sup> 形容精靈狡猾或隱約躲閃的樣子。

<sup>9</sup> 指頭腦不靈活，或行為、穿著方面的不合時宜。

<sup>10</sup> 指吃剩的肉骨頭和殘羹餘菜。

<sup>11</sup> 縫紉所用的針線零碎物。

<sup>12</sup> 形容人又輕浮又狡猾。「油頭滑腦」一語中是以名詞「油」擔任「定語」。

內嵌成分	華語	閩南語	客語
形容詞 A <sub>1</sub> 頭 A <sub>1</sub> 腦	呆頭呆腦、昏頭昏腦 傻頭傻腦、蠢頭蠢腦 笨頭笨腦、愣頭愣腦 滑頭滑腦、蠢頭蠢腦		
形容詞 A <sub>1</sub> 頭 A <sub>2</sub> 腦	昏頭暈腦、呆頭木腦		
形容詞 頭 A <sub>1</sub> 腦 A <sub>2</sub>	頭昏腦脹		頭暈腦眩
動詞 V <sub>1</sub> 頭 V <sub>1</sub> 腦	沒頭沒腦、無頭無腦 探頭探腦、縮頭縮腦 混頭混腦 <sup>13</sup> 、有頭有腦 <sup>14</sup>		無頭無腦 擎頭擎腦 <sup>15</sup>
動詞 V <sub>1</sub> 頭 V <sub>2</sub> 腦	伸頭探腦、搖頭晃腦 搖頭擺腦、探頭縮腦 <sup>16</sup> 撞頭搥腦 <sup>17</sup> 、藏頭躲腦 為頭把腦 <sup>18</sup>		牽頭帶腦 <sup>19</sup> 搗頭打腦 <sup>20</sup>

(資料來源：詳如註 2、3、4，以下同。)

以上就詞語結構形式來看：「頭—腦」類形式四字框架語塊嵌入語素有奇數位「前嵌」，如「鬼頭鬼腦」，也有偶數位「後嵌」，如「頭昏腦脹」。其內嵌成分最多的是動詞和形容詞，其次是名詞：

- a. 「頭—腦」類語塊內嵌名詞：是由「N 頭」、「N 腦」兩組「定中結構」結合成一「並列式短語」，其中「N<sub>1</sub>頭 N<sub>1</sub>腦」嵌入相同名詞語素而產生譬喻義，如「土頭土腦」以「土」比喻「簡單直率而不知變通」。「賊頭賊腦」、「鬼頭鬼腦」中以「賊」、「鬼」擬人譬喻「機靈狡詐」，嵌入同一語素有「強調」或「貶斥」意味。其次「N<sub>1</sub>頭 N<sub>2</sub>腦」嵌入的不同名詞語素也有譬喻義，且嵌入的兩個不同語素之間有類義性，如「賊頭鼠

<sup>13</sup> 罵人糊塗的話。

<sup>14</sup> 比喻有頭緒、有條理。

<sup>15</sup> 領先帶頭。此語教育部辭典未收錄，本文另參考：詹益雲編（2010）及黃元姜（2013）。

<sup>16</sup> 四處張望、窺探。

<sup>17</sup> 形容走投無路，到處碰壁。

<sup>18</sup> 做為首領、主謀。

<sup>19</sup> 帶頭，始作俑者。

<sup>20</sup> 埋頭苦幹。

腦」、「針頭線腦」。其中「針頭線腦」鑲嵌「頭—腦」用以比喻最後留下的剩餘零碎物，也用以隱喻「微小事物」。

- b. 「頭—腦」類語塊內嵌形容詞：是由兩組「定中結構」結合而成的「並列式短語」，其中「A<sub>1</sub>頭 A<sub>1</sub>腦」嵌入相同的形容詞語素多屬負面、貶義詞語，如「呆頭呆腦」，嵌入同一語素也有強調及貶斥意味。再者「A<sub>1</sub>頭 A<sub>2</sub>腦」嵌入不同的形容詞語素也多屬負面詞語，嵌入的兩個不同語素，彼此間也有同義性或類義性，例如「昏頭暈腦」。但閩南語未見「形容詞 A+頭+形容詞 A+腦」的四字格。此外，華語可見「戇頭戇腦」，《教育部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則未收「戇頭戇腦」，但見「戇頭戇面」，是以「…頭…面」為其框架結構，與華語稍有不同。
- c. 「頭—腦」類語塊內嵌動詞：是由兩組述賓結構結合而成的並列式短語，所嵌入成分可以是相同語素，如「探頭探腦」，也可以是不同語素，如「伸頭探腦」。即使是不同語素，但二項語素之間往往有同義（如「藏頭躲腦」）、反義（如「探頭縮腦」）或類義（如「搖頭擺腦」）關係。「V<sub>1</sub>頭 V<sub>1</sub>腦」嵌入同一動詞語素有強調行為舉止的意味，如「探頭探腦」。「V<sub>1</sub>頭 V<sub>2</sub>腦」嵌入不同動詞語素，但彼此間多有方向性，如「伸頭探腦」是向前，而「藏頭躲腦」是向後。由此「方向性」又進一步轉喻「帶頭」之義，如華語的「為頭把腦」和客語的「牽頭帶腦」皆有「帶頭、領導」意味。

以上可見「頭—腦」類形式四字格框架語塊的衍生能產性是最強的。嵌入此格式的主要是單音節的動詞和形容詞，且以貶義的居多。此格式的構式義多是用來形容人的言行舉止、思維能力、精神狀態。由其生成的四字格多帶有貶義色彩，口語色彩鮮明，形象生動，描繪性強。

### 3.2 「頭—面 / 臉」類四字框架語塊

實例如下：

表二 「頭—面 / 臉」類四字框架語塊及內嵌成分

內嵌成分	華語	閩南語	客語
名詞 頭 N <sub>1</sub> 面 N <sub>1</sub>			頭疤面疤

內嵌成分	華語	閩南語	客語
名詞 N <sub>1</sub> 頭 N <sub>2</sub> 面	灰頭土臉、牛頭馬面 <sup>21</sup> 油頭粉面、蓬頭垢面		牛頭馬面 臊頭臊面 <sup>22</sup>
名詞、形容詞 N <sub>1</sub> 頭 A <sub>1</sub> 臉	油頭滑臉		
形容詞 A <sub>1</sub> 頭 A <sub>1</sub> 面		儂頭儂面 <sup>23</sup> 歡頭歡面 戇頭戇面 清頭清面 <sup>24</sup>	戇頭戇面 <sup>25</sup> 大頭大面 精頭精面 <sup>26</sup> 好頭好面 <sup>27</sup>
形容詞 頭 A <sub>1</sub> 面 A <sub>1</sub>			頭烏面烏 頭大面大
形容詞 A <sub>1</sub> 頭 A <sub>2</sub> 面	醜頭怪臉、平頭正臉 平頭大臉	憂頭苦面 憂頭結面 歡頭喜面 烏頭腫面 <sup>28</sup> 生頭清面 <sup>29</sup>	歡頭喜面
形容詞、動詞 A <sub>1</sub> 頭 V <sub>1</sub> 面			歡頭笑面
動詞 V <sub>1</sub> 頭 V <sub>1</sub> 面	有頭有臉 <sup>30</sup> 、沒頭沒臉 <sup>31</sup> 劈頭劈臉 <sup>32</sup>	笑頭笑面 有頭有面 過頭過面 <sup>33</sup> 賣頭賣面 <sup>34</sup> 崁頭崁面 <sup>35</sup>	笑頭笑面 有頭有面 知頭知面 <sup>36</sup>

<sup>21</sup> 喻指面貌猙獰可畏的人。

<sup>22</sup> 「臊」，海陸客語音 tsoi<sup>3</sup>，男性生殖器。《說文解字》：「臊，赤子陰也」。「臊頭臊面」用以罵人愚笨不懂事。

<sup>23</sup> 「儂」，音 gām，無知之意。

<sup>24</sup> 滿面寒霜。此語教育部辭典未收錄，但可參考陳嘉華（2002）。

<sup>25</sup> 《教育部臺灣客語辭典》無「戇頭戇面」，但可見於教育部編（2012：112）。

<sup>26</sup> 聰明、精靈之意，此一詞語《教育部臺灣客語辭典》未收，但亦為客語常用詞，見涂春景（2003：219）。

<sup>27</sup> 身體健康卻不做事。

<sup>28</sup> 苦瓜臉。

<sup>29</sup> 生氣、憤怒或冷漠的臉色。

<sup>30</sup> 有名譽地位，有威信。

<sup>31</sup> 不顧顏面；或沒有身分地位。

<sup>32</sup> 朝著臉、正對著面。

<sup>33</sup> 有過之而無不及。

<sup>34</sup> 裝門面以吸引人。

內嵌成分	華語	閩南語	客語
動詞 頭 V <sub>1</sub> 面 V <sub>1</sub>		頭笑面笑	
動詞 V <sub>1</sub> 頭 V <sub>2</sub> 面	劈頭蓋臉 <sup>37</sup> 、改頭換面 拋頭露面	當頭對面	改頭換面 妝頭賣面 <sup>38</sup>

以上可見：

- a. 「頭一面 / 臉」類語塊內嵌名詞：只有客語有「頭 N<sub>1</sub> 面 N<sub>1</sub>」內嵌同一名詞語素者，如「頭疤面疤」，有強調意味。而「頭 N<sub>1</sub> 面 N<sub>2</sub>」鑲嵌不同名詞語素，形成由兩組「定中結構」結合而成的並列式短語，所嵌入語素皆屬類義詞，如「牛頭馬面」，且多有貶斥意味。
- b. 「頭一面 / 臉」類語塊內嵌形容詞：形成由兩組「定中結構」結合為一的並列式短語。華語無單語素鑲嵌的「A<sub>1</sub> 頭 A<sub>1</sub> 面」式，閩南語和客語卻有不少，例如「戇頭戇面」。「A<sub>1</sub> 頭 A<sub>2</sub> 面」嵌入的兩個不同的形容詞語素，此二語素之間多有類義性，例如華語的「醜頭怪臉」、閩南語的「憂頭苦面」。
- c. 「頭一面 / 臉」類語塊內嵌動詞：形成由兩組述賓結構結合為一的並列式短語，「V<sub>1</sub> 頭 V<sub>1</sub> 臉」如「有頭有臉」嵌入同一語素有強調意味，而「V<sub>1</sub> 頭 V<sub>2</sub> 臉」嵌入兩個不同語素，彼此間有同義性，例如「改頭換面」中的「改」、「換」二字，或類義性，如「當頭對面」中的「當」、「對」此二嵌入語素。

「頭一面」類四字框架語塊在閩、客語中反而更常用，尤其客語還另有「頭 N<sub>1</sub> 面 N<sub>1</sub>」、「頭 A<sub>1</sub> 面 A<sub>1</sub>」及「A<sub>1</sub> 頭 V<sub>1</sub> 面」等華語和閩南語都沒有的類型，組合形式多樣，運用靈活。「頭一面」類四字框架語塊多用以形容人的外貌，有生動化或強調化的效果。

### 3.3 「頭一尾」類四字框架語塊

實例如下：

<sup>35</sup> 頭臉都覆蓋住。比喻呆頭呆腦、不知死活。

<sup>36</sup> 熟悉的面孔。

<sup>37</sup> 朝著頭和臉。

<sup>38</sup> 妝扮漂亮以取悅人。

表三 「頭－尾」類四字框架語塊及內嵌成分

內嵌成分	華語	閩南語	客語
名詞 N <sub>1</sub> 頭 N <sub>1</sub> 尾		路頭路尾 <sup>39</sup> 嶺頭嶺尾	路頭路尾、雞頭雞尾 街頭街尾 <sup>40</sup> 、庄頭庄尾 工頭工尾、竹頭竹尾
名詞 N <sub>1</sub> 頭 N <sub>2</sub> 尾	虎頭蛇尾 <sup>41</sup> 街頭巷尾	街頭巷尾 碗頭箸尾 <sup>42</sup>	街頭巷尾、工頭農尾 田頭園尾、田頭地尾 龍頭蛇尾、書頭戲尾 <sup>43</sup> 針頭線尾、家頭教尾 田頭地尾、灶頭鑊 / 鍋尾
形容詞 A <sub>1</sub> 頭 A <sub>1</sub> 尾			好頭好尾、直頭直尾
形容詞 頭 A <sub>1</sub> 尾 A <sub>2</sub>		頭尖尾薄 <sup>44</sup>	頭燒尾冷、頭重尾輕 頭大尾細 <sup>45</sup>
動詞 V <sub>1</sub> 頭 V <sub>1</sub> 尾	有頭有尾 無頭無尾 徹頭徹尾 畏頭畏尾	有頭有尾 無頭無尾 徹頭徹尾 看頭看尾 <sup>46</sup>	有頭有尾、無頭無尾 想頭想尾 <sup>47</sup> 、知頭知尾
動詞 頭 V <sub>1</sub> 尾 V <sub>1</sub>			頭翹尾翹
動詞 V <sub>1</sub> 頭 V <sub>2</sub> 尾	提頭知尾 <sup>48</sup> 有頭無尾 從頭到尾 連頭帶尾 藏頭露尾 搖頭擺尾	講頭知尾 對頭到尾	講頭知尾、指頭知尾 有頭無尾、看頭顧尾 看頭顧尾、關頭顧尾 從頭到尾

<sup>39</sup> 指任何一處。

<sup>40</sup> 指到處都是。

<sup>41</sup> 比喻作事有始無終。

<sup>42</sup> 剩菜。

<sup>43</sup> 引人入勝之處。

<sup>44</sup> 尖頭鼠目，相貌鄙陋狡滑。

<sup>45</sup> 有始無終。

<sup>46</sup> 看顧、看管。

<sup>47</sup> 徹底而周全的去思考設想。

<sup>48</sup> 比喻聰明、領悟力強。

內嵌成分	華語	閩南語	客語
	少頭無尾 掐頭去尾 縮頭藏尾 藏頭露尾		
動詞 頭 V <sub>1</sub> 尾 V <sub>2</sub>		頭來尾去 <sup>49</sup>	頭來尾去、頭拂尾拂 <sup>50</sup> 頭頷尾著 <sup>51</sup>

以上可見這類詞在客語中特別多，至少就有 36 個「頭－尾」類四字格框架語塊，衍生造詞能力強。各類搭配表現如下：

- a. 「頭－尾」類語塊內嵌名詞：是由兩組「定中結構」結合為一的「並列式短語」。其中華語未見「N<sub>1</sub> 頭 N<sub>1</sub> 尾」內嵌相同名詞者；閩南語及客語則有之，如「路頭路尾」和「街頭街尾」都有隱喻「到處皆是」之總括意涵。而「N<sub>1</sub> 頭 N<sub>2</sub> 尾」所嵌入不同名詞語素多為類義詞，例如「街頭巷尾」、「針頭線尾」，且皆有譬喻義，如「虎頭蛇尾」是以動物隱喻；而如客語的「灶頭鑊尾」代指廚房所有烹調雜務，如此則屬「部分代全體」的「轉喻」。此外需說明的是：客語「…頭…尾」四字格框架語塊使用頻繁，尤其「針頭線尾」、「灶頭鑊尾」、「田頭地尾」與「家頭教尾」在客家文中合稱為「四頭四尾」，是指傳統客家婦女的教育及對婦女美德的歌頌。其中「針頭線尾」指擅長裁衣刺繡女紅；「灶頭鑊尾」指擅長飲食烹調；「田頭地尾」指協助田地農事；「家頭教尾」指做好子女教育。此「四頭四尾」堪稱為「客家文化特色詞」之一類，為客語中很常聽聞的熟習語，建議教育部客語辭典補列，以忠實記錄「客家文化詞」的真實面貌。
- b. 「頭－尾」類語塊內嵌形容詞：這類詞語華語較少見，客語則較多見。鑲嵌同語素的「A<sub>1</sub> 頭 A<sub>1</sub> 尾」有強調意味，如「好頭好尾」；而嵌入不同語素的「頭 A<sub>1</sub> 頭 A<sub>2</sub>」，其「A<sub>1</sub>」和「A<sub>2</sub>」語素皆有反義關係，如「頭燒尾冷」。
- c. 「頭－尾」類語塊內嵌動詞：是由兩組述賓結構結合為一的並列式短語。「V<sub>1</sub> 頭 V<sub>1</sub> 尾」鑲嵌同語素，如「有頭有尾」有強調意味。「V<sub>1</sub> 頭 V<sub>2</sub> 尾」嵌入不同語素，所鑲嵌

<sup>49</sup> 來龍去脈。

<sup>50</sup> 諷刺人溫馴、恭敬奉承的樣子

<sup>51</sup> 態度和順的樣子。

的動詞彼此間有同（近）義<sup>52</sup>（如「搖頭擺尾」）、反義（如「有頭無尾」）、類義（如「連頭帶尾」）或關係義（如「從頭到尾」）等語義關係，表現形式多樣。

觀察以上「頭—尾」類四字框架語塊，其中有以下幾種隱喻表現：

其一，「頭」、「尾」由人體部位擴而隱喻至空間、時間或事物的「開頭」及「結尾」，如「有頭有尾」、「街頭巷尾」和「虎頭蛇尾」，「頭」與「尾」隱喻符合概念隱喻「由具體到抽象」的認知規律。其中「有頭有尾」由實體空間義，又轉而隱喻「事物之終始」，此以「空間」隱喻「時間」是生活詞語中常見的隱喻類型。

其二，「頭」、「尾」隱喻包括實體隱喻、空間隱喻、容器隱喻多樣隱喻意象圖式。如「虎頭蛇尾」即是以動物為喻的「實體譬喻」，「庄頭庄尾」是「空間隱喻」，而「徹頭徹尾」表示「徹底」則有「容器隱喻」之意。

其三，不同語言對「頭」、「尾」的認知概念存在一些不同之處，例如客語以「灶頭鑊／鍋尾」、「針頭線尾」、「田頭地尾」及「家頭教尾」為「四頭四尾」，用以涵括客家婦女對家庭事務的全面投入，映證了「文化背景不同而有不同認知表現」的這一特點。

### 3.4 「頭—腳／跋」類四字框架語塊

實例如下：

表四 「頭—腳」類四字框架語塊及內嵌成分

內嵌成分	華語	閩南語	客語
形容詞 頭 A <sub>1</sub> 腳 A <sub>2</sub>	頭重腳輕 <sup>53</sup>	頭重跋輕	頭重腳輕
動詞 V <sub>1</sub> 頭 V <sub>1</sub> 腳	縮頭縮腳		
動詞 V <sub>1</sub> 頭 V <sub>2</sub> 腳	從頭到腳		
動詞 頭 V <sub>1</sub> 腳 V <sub>2</sub>		頭破跋折 <sup>54</sup>	

<sup>52</sup> 凡意義相同或相近的詞叫做同義詞。其中完全同義的又稱「等義詞」，不完全同義的又稱「近義詞」。

<sup>53</sup> 身體無力，或比喻根基不穩固。

<sup>54</sup> 傷亡嚴重。

以上可見此一結構詞語較少，內嵌語素只有搭配形容詞及動詞，而無嵌入名詞的形式。

- a. 「頭－腳」類語塊內嵌形容詞：是由兩組「主謂結構」結合為一的並列式短語，可以看到的是內嵌不同形容詞雙語素，且嵌入語素屬「反義」關係，如「頭重腳輕」，由於「框架成分」中的「頭－腳」一在高處、一在低處，二者本身具有反義關係，嵌入成分時多少受其制約，因此所形成的語塊也有反義映襯關係。
- b. 「頭－腳」類語塊內嵌動詞：「V 頭 V 腳」框架語塊由兩組「述賓結構」結合為一並列式短語，嵌入同一語素有強調意味，嵌入相同動詞語素形成「V<sub>1</sub> 頭 V<sub>1</sub> 腳」，如「縮頭縮腳」。也有嵌入不同動詞形成「V<sub>1</sub> 頭 V<sub>2</sub> 腳」，如「從頭到腳」，嵌入不同的兩個動詞語素彼此間具有關係義，「從頭到腳」隱喻「全部」的意思。

### 3.5 「眉－眼 / 目」類四字框架語塊

實例如下：

表五 「眉－眼 / 目」類四字框架語塊及內嵌成分

內嵌成分	華語	閩南語	客語
名詞 N <sub>1</sub> 眉 N <sub>2</sub> 眼	龍眉鳳眼 <sup>55</sup> 、賊眉鼠眼 <sup>56</sup> 愁眉淚眼		
形容詞 A <sub>1</sub> 眉 A <sub>1</sub> 眼	惡眉惡眼 <sup>57</sup>		
形容詞 A <sub>1</sub> 眉 A <sub>2</sub> 眼	濃眉大眼、粗眉大眼 愁眉苦眼、直眉瞪眼 <sup>58</sup> 橫眉怒眼、橫眉豎眼 慈眉善目		
形容詞 眉 A <sub>1</sub> 眼 / 目 A <sub>2</sub>	眉清目秀		眉清目秀

<sup>55</sup> 形容人英俊、氣宇非凡。

<sup>56</sup> 形容人神情鬼祟奸詐。

<sup>57</sup> 形容人面貌凶惡。

<sup>58</sup> 生氣發怒。

內嵌成分	華語	閩南語	客語
動詞 眉 V <sub>1</sub> 眼 V <sub>2</sub>	眉開眼笑、眉來眼去 <sup>59</sup>		
動詞 V <sub>1</sub> 眉 V <sub>2</sub> 眼	擰眉瞪眼、直眉瞪眼 擠眉弄眼		開眉笑眼

以上可見「眉一眼/目」類四字框架語塊以華語為常用，而閩、客語則極少使用，細部分析如下：

- a. 「眉一眼/目」類語塊內嵌名詞：形成兩組「定中結構」結合為一的並列式短語。「N<sub>1</sub> 眉 N<sub>2</sub> 眼」這類嵌入的名詞語素多用動物譬喻人的外貌，如「龍眉鳳眼」用動物「龍鳳」隱喻人外貌英俊、氣宇非凡，「賊眉鼠眼」則以「鼠」比喻人的面貌看來奸詐而不光明。嵌入動物語素有褒義（如「龍眉鳳眼」）有貶義（如「賊眉鼠眼」）。
- b. 「眉一眼/目」類語塊內嵌形容詞：「A 眉 A 眼」結構語塊，形成由兩組「定中結構」（如「濃眉大眼」）或「主謂結構」（如「眉清目秀」）結合為一的並列式短語，嵌入兩個不同的形容詞語素，彼此間有同義或類義性，例如「濃眉大眼」、「慈眉善目」。
- c. 「眉一眼/目」類語塊內嵌動詞：「V<sub>1</sub> 眉 V<sub>2</sub> 眼」形成由兩組「述賓結構」，如「擠眉弄眼」，或「主謂結構」，如「眉開眼笑」結合為一的並列式短語。Su (2002: 42) 研究指出：「X<sub>1</sub> 來 X<sub>2</sub> 去」，例如「眉來眼去」此一構式具有「重複義」。由此可知名詞主語「眉眼」和動詞謂語「…來…去」在「語義」和「結構」依存互動下進一步衍生出「重複」之構式義。

以上以「眉」、「眼」這兩個部分就可形成人的整個外貌，是為「轉喻」，或轉喻人的外貌，如「龍眉鳳眼」，或轉喻人的情感，如「眉來眼去」表示傳達情愛，「直眉瞪眼」則用以隱喻生氣怒意。

### 3.6 「口/嘴/喙—舌」類四字框架語塊

實例如下：

<sup>59</sup> 彼此間以眼神、表情傳達情意或訊息。

表六 「口 / 嘴 / 喙 - 舌」類四字框架語塊及內嵌成分

內嵌成分	華語	閩南語	客語
名詞 N <sub>1</sub> 嘴 N <sub>1</sub> 舌	花嘴花舌 <sup>60</sup>		花嘴花舌
數詞 C <sub>1</sub> 嘴 C <sub>2</sub> 舌	七嘴八舌	兩喙半舌 <sup>61</sup>	
形容詞 A <sub>1</sub> 嘴 A <sub>1</sub> 舌	笨嘴笨舌、多嘴多舌	反喙反舌	
形容詞 A <sub>1</sub> 嘴 A <sub>2</sub> 舌	伶口俐舌、笨嘴拙舌 甜嘴蜜舌、油嘴滑舌 尖嘴薄舌 <sup>62</sup> 、貧嘴賤舌 <sup>63</sup> 多嘴饒舌		
形容詞 嘴 A <sub>1</sub> 舌 A <sub>2</sub>	口乾舌燥、嘴尖舌快	喙甜舌滑 喙尖舌利	嘴甜舌滑
動詞 V <sub>1</sub> 嘴 V <sub>1</sub> 舌	應嘴應舌 <sup>64</sup> 、伴嘴伴舌	應喙應舌 插喙插舌 加喙加舌	
動詞 V <sub>1</sub> 嘴 V <sub>2</sub> 舌	杜口結舌 <sup>65</sup> 、搬口弄舌 閉口藏舌 <sup>66</sup> 、緘口結舌 <sup>67</sup> 張口結舌 <sup>68</sup> 、啞嘴弄舌 <sup>69</sup> 舔嘴啞舌 <sup>70</sup>		
形容詞、動詞 A <sub>1</sub> 嘴 V <sub>1</sub> 舌		空喙哺舌 <sup>71</sup>	

<sup>60</sup> 花言巧語。

<sup>61</sup> 三言兩語。

<sup>62</sup> 說話尖酸刻薄。

<sup>63</sup> 說話尖酸刻薄，使人討厭。

<sup>64</sup> 指責晚輩隨便回答長輩所說的話。

<sup>65</sup> 閉口，不敢言語。形容非常害怕而不敢說話。

<sup>66</sup> 不說話。

<sup>67</sup> 緊閉嘴巴，舌頭像打結一般，不敢發言。

<sup>68</sup> 形容恐懼慌張，或理屈說不出話的樣子。

<sup>69</sup> 依《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解釋，此一詞語有三義：一是形容好吃貪嘴，二是表示讚嘆、欣賞，三是形容賣弄口舌。

<sup>70</sup> 表示吃得很飽且感到相當滿意。

<sup>71</sup> 信口開河，說話沒有憑證，或光說不練。

這類詞語也是以華語居多，而客語則極少有「口／嘴／喙－舌」類的框架語塊出現。再者閩南語有「空喙哺舌」這一主謂式短語，前字嵌入形容詞，後字嵌入動詞，類似主謂小句是其特殊之處。細部表現分析如下：

- a. 「口／嘴／喙－舌」類語塊內嵌名詞和數詞：嵌入名詞或數詞語素形成由兩組「定中結構」結合成一個並列式短語，如「花嘴花舌」、「七嘴八舌」。其中「花嘴花舌」是以植物「花」譬喻言語花巧不實；「七嘴八舌」以「七八」衍生隱喻「繁雜眾多」之意。
- b. 「口／嘴／喙－舌」類語塊內嵌形容詞：有「A<sub>1</sub>嘴 A<sub>1</sub>舌」嵌入同一語素者，如「多嘴多舌」，也有嵌入不同語素的，「A<sub>1</sub>嘴 A<sub>2</sub>舌」是嵌字在奇位，「嘴 A<sub>1</sub>舌 A<sub>2</sub>」是嵌字在偶位，由此形成由兩組「定中結構」（如「笨嘴笨舌」），或「主謂結構」（如「嘴尖舌快」）結合為一的「並列式短語」，其中「A<sub>1</sub>嘴 A<sub>2</sub>舌」嵌入的兩個不同的形容詞語素，此二語素多具有同義性或類義性，如「甜嘴蜜舌」、「笨嘴拙舌」。閩南語和客語也用「嘴甜舌滑」形容擅長說好聽的話，甜言蜜語。
- c. 「口／嘴／喙－舌」類語塊內嵌動詞：有嵌入相同語素者，如閩南語的「應喙應舌」；也有嵌入不同動詞語素，如華語的「緘口結舌」。此「口／嘴／喙－舌」類四字格框架語塊，形成由兩組「述賓結構」結合為一的並列式短語。「V<sub>1</sub>嘴 V<sub>1</sub>舌」其實說「V<sub>1</sub>嘴」即可，但重複為四字格是狀態描寫的生動式，而嵌入同一語素有強調意味，如「伴嘴伴舌」。「V<sub>1</sub>嘴 V<sub>2</sub>舌」嵌入的兩個不同動詞彼此間有類義性，如「搬口弄舌」。

以上「口／嘴／喙－舌」類語塊可嵌入名詞、數詞、形容詞或動詞語素，所嵌入語素有屬類義詞，且皆有貶斥意味。其中「七嘴八舌」形容人多口雜，議論紛亂的樣子，嵌入數字「七」、「八」為虛數義。現代漢語中「七 A 八 B」是使用廣泛的一個構式，以「七」和「八」為不變項，以 A、B 為可變項，A、B 為同義、類義或反義語素時，有表示「多」或「多而雜亂」義，其中有比喻義或引申義，且有貶義傾向。其實「七…八…」本身即具框架語塊形式，所衍生出的詞語有「七早八早」、「七老八老」、「七上八下」。「口／嘴／喙－舌」類也是一具衍生性的框架語塊，「七嘴八舌」可說是「數字框架（「七－八」類）語塊」，也可說是「人體框架（「嘴－舌」類）語塊」的雙重套語語塊。

### 3.7 「手－腳／跋」類四字框架語塊

實例如下：

表七 「手—腳 / 跋」類四字框架語塊及內嵌成分

內嵌成分	華語	閩南語	客語
名詞 N <sub>1</sub> 手 N <sub>1</sub> 腳 N <sub>1</sub> 腳 N <sub>1</sub> 手	毛手毛腳 <sup>72</sup>	賊跋賊手 猴跋猴手 <sup>73</sup> 蠶跋蠶手 <sup>74</sup>	賊手賊腳 猴手猴腳 毛手毛腳
數詞 C <sub>1</sub> 手 C <sub>2</sub> 腳	七手八腳		七手八腳
形容詞 A <sub>1</sub> 手 A <sub>1</sub> 腳 A <sub>1</sub> 腳 A <sub>1</sub> 手	笨手笨腳、粗手粗腳 好手好腳、慢手慢腳 大手大腳 <sup>75</sup> 、忙手忙腳 輕手輕腳、慌手慌腳	笨跋笨手 粗跋粗手 鈍跋鈍手 緊跋緊手 癩跋癩手 好跋好手	賤手賤腳 輕手輕腳 閒手閒腳 極手極腳 壞手壞腳 好手好腳
形容詞 手 A <sub>1</sub> 腳 A <sub>1</sub> 腳 A <sub>1</sub> 手 A <sub>1</sub>		跋 <b>軀</b> 手 <b>軀</b> <sup>76</sup>	手輕腳輕 手長腳長
形容詞 A <sub>1</sub> 手 A <sub>2</sub> 腳 A <sub>1</sub> 腳 A <sub>2</sub> 手	慌手忙腳、粗手大腳 輕手軟腳	尖跋幼手 <sup>77</sup>	癩手跛腳
形容詞 手 A <sub>1</sub> 腳 A <sub>2</sub> 腳 A <sub>1</sub> 手 A <sub>2</sub>	手忙腳亂、手麻腳軟	跋麻手痺 跋尖手幼 跋痠手軟 跋痠手幼 <sup>78</sup>	指尖腳幼 手癩腳跛

<sup>72</sup> 動手動腳，多指男女間輕浮的行為。

<sup>73</sup> 手腳敏捷，做事乾淨俐落。

<sup>74</sup> 動作緩慢遲鈍。

<sup>75</sup> 比喻用錢浪費。

<sup>76</sup> 身高很高。

<sup>77</sup> 指人手腳細嫩，不適合粗活。

<sup>78</sup> 手無縛雞之力。

內嵌成分	華語	閩南語	客語
動詞 V <sub>1</sub> 手 V <sub>1</sub> 腳 V <sub>1</sub> 腳 V <sub>1</sub> 手	動手動腳、縮手縮腳 礙手礙腳、綁手綁腳 躡手躡腳、有手有腳	勾跤勾手 <sup>79</sup> 經跤經手 <sup>80</sup> 掠跤掠手 <sup>81</sup> 縛跤縛手 趨跤趨手 動跤動手 纏跤纏手 費腳費手 比跤比手 生跤生手 <sup>82</sup>	有手有腳 剃手剃腳 動手動腳 徑手徑腳 <sup>83</sup> 斷手斷腳 搨手搨腳 <sup>84</sup> 縲手縲腳 <sup>85</sup> 勾手勾腳 <sup>86</sup> 牽手牽腳 <sup>87</sup>
動詞 手 V <sub>1</sub> 腳 V <sub>1</sub>			手卡腳卡 <sup>88</sup> 手拂腳拂 <sup>89</sup>
動詞 V <sub>1</sub> 手 V <sub>2</sub> 腳 V <sub>1</sub> 腳 V <sub>2</sub> 手	比手畫腳、搓手蹂腳 <sup>90</sup> 指手頓腳 <sup>91</sup> 、從頭到腳	收跤洗手 <sup>92</sup> 起跤動手 纏跤絆手 扶跤操手 <sup>93</sup> 伸跤出手 <sup>94</sup>	撩手弄腳 <sup>95</sup> 攪手捋腳 <sup>96</sup> 比手畫腳
動詞 腳 V <sub>1</sub> 手 V <sub>1</sub>		跤來手來 <sup>97</sup>	腳斷手斷

<sup>79</sup> 縮手縮腳、畏首畏尾。

<sup>80</sup> 指做起事來纏手纏腳受拘束。

<sup>81</sup> 綁手綁腳。

<sup>82</sup> 加油添醋。

<sup>83</sup> 占據活動空間，妨礙他人做事。

<sup>84</sup> 搨，海陸客語音 ten<sup>ˊ</sup>，「幫忙」之意。

<sup>85</sup> 縲，海陸客語音 tag，「綁手綁腳受束縛」之意。

<sup>86</sup> 畏縮。

<sup>87</sup> 形容非常高興、喜悅的樣子。

<sup>88</sup> 手腳被夾住或阻擋而不能活動。

<sup>89</sup> 裝模作樣。

<sup>90</sup> 形容極為焦急或不耐煩時的動作。

<sup>91</sup> 一面指著罵，一面踩著腳，形容蠻橫不講理的樣子。

<sup>92</sup> 金盆洗手，決定退隱。

<sup>93</sup> 前呼後擁。

<sup>94</sup> 伸展手腳。

<sup>95</sup> 舉止輕佻而不莊重，動手動腳的戲弄他人。

<sup>96</sup> 捲起袖子及褲腳，要動手的樣子。

<sup>97</sup> 毛手毛腳、動手動腳。

內嵌成分	華語	閩南語	客語
動詞 手 V <sub>1</sub> 腳 V <sub>2</sub> 腳 V <sub>1</sub> 手 V <sub>2</sub>		跤浮手顫 <sup>98</sup> 跤鬆手弄 <sup>99</sup>	手爬腳蹶

以上可見「手—腳 / 跤」類四字格框架語塊是所有人體語塊中最為常用的，尤其閩南語和客語「手—腳 / 跤」類語塊實例皆超過 30 則以上，可見「手—腳 / 跤」類四字格框架語塊衍生造詞能力之強大。此外，華語和客語框架多是先「手」再「腳」，但閩南語卻較多是先「腳 / 跤」再「手」的搭配方式，亦是其特殊之處。其他所見分析如下：

- a. 「手—腳 / 跤」類語塊內嵌名詞和數詞：形成由兩組「定中結構」結合為一的並列式短語。「N 手 N 腳」嵌入的名詞語素有譬喻義，如「賊手賊腳」以人物「賊」隱喻其偷摸舉動。又「毛手毛腳」轉喻男女之間動手動腳一切輕浮行爲。而嵌入數詞「七」、「八」者多爲虛義，也用以表示「多」且「雜」之義，如「七嘴八舌」、「七手八腳」。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閩南語「鬻跤鬻手」一詞。邱文錫〈語言內底的鬻〉（年代不詳）一文指出：閩南語裡有不少與甲殼類海洋動物「鬻」有關的詞語，造詞的祖先因觀察到「鬻」的行動緩慢，因此造出「鬻跤鬻手」以比喻人的動作緩慢遲鈍。由此可一窺早期台灣閩南人與「鬻」有關的「海洋文化」。

- b. 「手—腳 / 跤」類語塊內嵌形容詞：形成由兩組「定中結構」，如「粗手大腳」，或「主謂結構」，如「手忙腳亂」，前後結合為一的並列式短語。「A<sub>1</sub> 手 A<sub>2</sub> 腳」嵌入兩個不同形容詞語素，「粗、大」、「忙、亂」嵌入語素彼此之間也有同義性或類義性。
- c. 「手—腳 / 跤」類語塊內嵌動詞：形成由兩組「述賓結構」（如「搓手蹀腳」）或「主謂結構」（如「手卡腳卡」）結合為一的並列式短語，其中「V<sub>1</sub> 手 V<sub>1</sub> 腳」嵌入的語素都有動作義，嵌入同一語素有強調意味，如「綁手綁腳」。而「V<sub>1</sub> 手 V<sub>2</sub> 腳」嵌入兩個不同語素間也有同義性或類義關係，例如「比手畫腳」。

### 3.8 「心—膽」類四字格框架語塊

實例如下：

<sup>98</sup> 害怕心驚。

<sup>99</sup> 手足舞蹈。

表八 「心—膽」類四字格語塊框架及內嵌成分

內嵌成分	華語	閩南語	客語
名詞 N <sub>1</sub> 心 N <sub>2</sub> 膽	琴心劍膽 <sup>100</sup> 、熊心豹膽 鐵心銅膽 <sup>101</sup>		
形容詞 心 A <sub>1</sub> 膽 A <sub>2</sub> 膽 A <sub>1</sub> 心 A <sub>2</sub>	心慌膽顫、心驚膽顫 心粗膽大、膽大心細 心寒膽戰、膽壯心雄	心驚膽嚇	心寒膽顫 膽大心細
形容詞 A <sub>1</sub> 心 A <sub>2</sub> 膽	忠心赤膽		
動詞 V <sub>1</sub> 心 V <sub>1</sub> 膽	吐心吐膽 <sup>102</sup>		
動詞 心 V <sub>1</sub> 膽 V <sub>2</sub>	心驚膽跳、心驚膽喪 心驚膽裂、心驚膽破 心驚膽寒、心碎膽裂		
動詞 V <sub>1</sub> 心 V <sub>2</sub> 膽	驚心吊膽、摳心挖膽 <sup>103</sup> 傾心吐膽、嘔心吐膽 挖心搜膽 <sup>104</sup> 、提心吊膽 開心見膽 <sup>105</sup> 、有心沒膽 同心共膽 <sup>106</sup> 、剖心析膽 <sup>107</sup>		

華語較多「心—膽」類框架語塊，閩南語和客語這類語塊極少見。

- a. 「心—膽」類語塊內嵌名詞：「N<sub>1</sub>心 N<sub>2</sub> 膽」內嵌不同名詞語素，形成由兩組「定中結構」結合為一的並列式短語，所嵌入的名詞語素有譬喻義，如「熊心豹膽」以動物「熊」、「豹」比喻其大。又如「銅心鐵膽」則以金屬物「銅」、「鐵」隱喻其堅硬。所嵌入語素屬類義詞，且以動物喻人往往帶有將人「降格」的貶義意味。

<sup>100</sup> 俠骨柔情，既有高尚情操，又有過人膽略。

<sup>101</sup> 喻心腸硬，有主見。

<sup>102</sup> 比喻赤誠相待，說出心裡話。

<sup>103</sup> 形容真心誠意的待人。

<sup>104</sup> 搜盡枯腸，費盡心思。

<sup>105</sup> 比喻明白清楚。

<sup>106</sup> 心志一致。

<sup>107</sup> 形容真誠相示。

- b. 「心—膽」類語塊內嵌形容詞：雙語素 A<sub>1</sub>、A<sub>2</sub> 內嵌到「…心…膽」四字格框架語塊中，形成由兩組「定中結構」（如「忠心赤膽」）或「主謂結構」（如「膽壯心雄」）結合為一的並列式短語。「心 A<sub>1</sub> 膽 A<sub>2</sub>」嵌入兩個不同形容詞語素彼此間有反義性，如「膽大心細」，或類義性，如「心粗膽大」。
- c. 「心—膽」類內嵌動詞：華語這類型式最多，形成由兩組「述賓結構」，如「提心吊膽」，或「主謂結構」，如「心驚膽喪」結合為一的並列式短語。「V<sub>1</sub>心 V<sub>1</sub>膽」嵌入同一語素亦有強調意味，如「吐心吐膽」。「V<sub>1</sub>心 V<sub>2</sub>膽」嵌入兩個不同動詞語素，二語素之間同樣具有同義性或類義性，如「摳心挖膽」。

以上「心—膽」為人體內在器官，所形成的四字框架語塊多用以隱喻內心之「真誠」，例如「傾心吐膽」、「嘔心吐膽」、「剖心析膽」。

### 3.9 「腸—肚」類四字框架語塊

實例如下：

表九 「腸—肚」類四字框架語塊及內嵌成分

內嵌成分	華語	閩南語	客語
名詞 N <sub>1</sub> 腸 N <sub>2</sub> 肚	雞腸鳥肚 <sup>108</sup> 、雞腸狗肚 <sup>109</sup>	雞腸鳥肚 牛腸馬肚 <sup>110</sup>	牛腸馬肚 糟腸壠肚 <sup>111</sup>
形容詞 A <sub>1</sub> 腸 A <sub>1</sub> 肚	直腸直肚		直腸直肚
動詞 V <sub>1</sub> 腸 V <sub>1</sub> 肚			絞腸絞肚
動詞 V <sub>1</sub> 腸 V <sub>2</sub> 肚	牽腸割肚 <sup>112</sup> 、牽腸掛肚 懸腸掛肚、縈腸惹肚 <sup>113</sup> 開腸破肚、搜腸刮肚 <sup>114</sup> 翻腸攪肚 <sup>115</sup> 、熬腸刮肚 <sup>116</sup> 傾腸倒肚 <sup>117</sup> 、 撐腸拄肚 <sup>118</sup>	儉腸捏肚 <sup>119</sup>	牽腸掛肚 剝腸剖肚 <sup>120</sup>

<sup>108</sup> 形容人氣量狹小。

<sup>109</sup> 比喻狹窄的度量，狠毒的心腸。

<sup>110</sup> 食量大。

<sup>111</sup> 指人飢餓時腸胃因缺乏油脂而感到不舒服。

<sup>112</sup> 形容內心悲痛如刀割。

<sup>113</sup> 形容非常掛念。

內嵌成分	華語	閩南語	客語
名詞、動詞 N <sub>1</sub> 腸 V <sub>1</sub> 肚			糟腸拖肚 <sup>121</sup>

以上可見「腸—肚」類語塊也是以華語為多見：

- a. 「腸—肚」類語塊內嵌名詞：「N<sub>1</sub>腸 N<sub>2</sub>肚」內嵌不同語素 N<sub>1</sub>、N<sub>2</sub>，形成由兩組「定中結構」結合成的並列式短語，所嵌入的名詞語素有譬喻義，如「雞腸鳥肚」、「雞腸狗肚」都是以「雞腸」、「鳥肚」及「狗肚」的「細小」性質隱喻人心胸肚量之狹小，所嵌入語素屬類義詞，而以動喻喻人一樣帶有貶義色彩。
- b. 「腸—肚」類語塊內嵌形容詞：只見「A<sub>1</sub>腸 A<sub>1</sub>肚」內嵌單語素 A<sub>1</sub> 的四字格框架語塊，形成由兩組「定中結構」結合為一的並列式短語，重複嵌入相同語素，有強調意味，如「直腸直肚」比喻人的性格直率不欺瞞。
- c. 「腸—肚」類語塊內嵌動詞：「V 腸 V 肚」四字格框架語塊是由兩組「述賓結構」結合為一的「並列式短語」。「V<sub>1</sub>腸 V<sub>1</sub>肚」嵌入單一語素而「V<sub>1</sub>腸 V<sub>2</sub>肚」嵌入不同動詞語素。「V 腸 V 肚」嵌入的動詞語素隱喻「綿長」、「牽連」之意，如「牽腸掛肚」，或隱喻「內在深處」，如「翻腸攪肚」。「V 腸 V 肚」嵌入兩個不同的動詞語素時，彼此間有同義性或類義性，如「搜腸刮肚」。

### 3.10 小結

綜觀以上所見台灣華、閩、客語人體四字格框架語塊，依所見衍生的語塊數量，將其出現的數量統計如下：

<sup>114</sup> 比喻絞盡腦汁，苦思苦想。

<sup>115</sup> 形容內心極度思念或感到非常不安。

<sup>116</sup> 指從事飲食方面盡力節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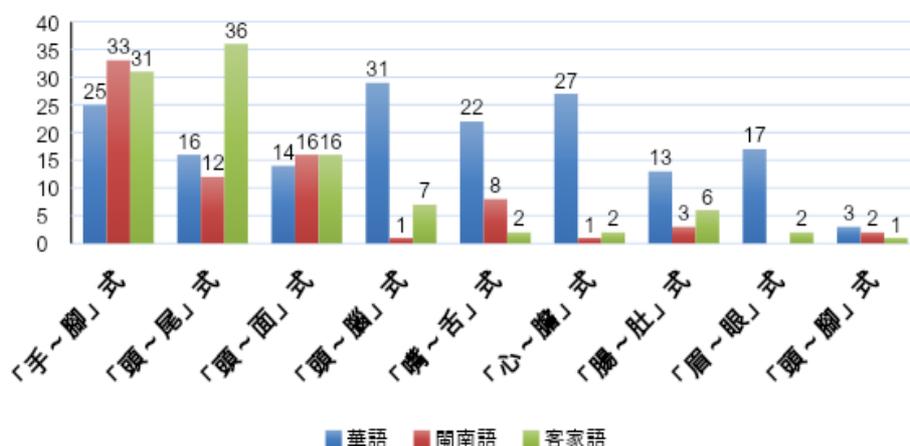
<sup>117</sup> 比喻把心裡的話全部講出來。

<sup>118</sup> 腹中飽滿，比喻容受很多。

<sup>119</sup> 省下吃食餓肚子。

<sup>120</sup> 掏出內裡。

<sup>121</sup> 腸胃中缺乏油脂而感到不舒服的狀態。



圖五 臺灣華語、閩語及客語「人體四字格」框架語塊數量統計圖

歸納台灣華、閩、客語人體四字格框架語塊共 348 個，其中華語 169 個、客語 103 個，閩南語 76 個，畢竟先前研究華語者眾，而閩南語和客語相關語彙記錄與研究相對少見，相信應該還有不少尚存於口語中未被記錄而有待進一步蒐羅並記錄為語料者。

再者，上述 9 種人體式四字格框架語塊，華、閩、客三語整體而言以「手—腳／跤」類四字格框架語塊最為多見。分別來看則華語「頭—腦」類語塊最多，但閩南語和客語則未必，反而是「手—腳／跤」類四字格框架語塊最常使用。此外，華語「心膽」類語塊多而閩、客語十分少見。華語「嘴／口／喙—舌」類語塊也不少，但客語「嘴／喙—舌」類語塊卻少見，客語反而以「頭—尾」類語塊最為常用。再將人體四字格框架語塊結構特點歸納如下：

- a. 華語最常出現的人體四字格框架語塊是「頭—腦」類：畢竟「頭腦」為人體外在器官，且為人的精神、思想核心所在，比其他任何器官都重要。
- b. 華語與「頭」搭配的框架語塊最為常見：所見 9 組人體四字格框架語塊中就有「頭—腦」、「頭—面」、「頭—尾」及「頭—腳」4 類是以「頭」為固定語素所組成，其中華語較多的是「頭—腦」類，閩南語較多的是「頭—面」類，而客語較多的是「頭—尾」類框架語塊，至於「頭—腳」類語塊則華、閩、客語皆較少使用到。可見以「頭」為原型範疇所造出的四字格語塊最為活絡，因具有家族相似性而向邊界輻射擴散，形成相似的結構語塊，對外漢語教學教材編寫時也應多將出現「詞頻」較高的詞語優先編入教材以切合生活交際應用所需。

- c. 閩南語和客語的「手—腳」類框架語塊比華語多：語塊數量皆多達 30 則以上。推究其背後認知心理或許是基於傳統農業社會在重視「雙手打拼」、「腳踏實地」的文化背景下，自然會選擇人體器官中最熟悉的「手」、「腳」作為喻體。所謂「能近取譬」，台灣人藉此最熟悉的「打拼」文化來認識外在世界。
- d. 人體詞四字語塊所嵌入的語素以「動詞」為多：各類所見以嵌入動詞為最多見，其次是形容詞，再其次是名詞，此外還有少數的數詞。動詞鑲嵌在人體詞之前，形成「動詞+人體詞」的「述賓結構」，表示的是一種「支配關係」，如「縮頭縮腦」。動詞鑲嵌在人體詞之後則形成「人體詞+動詞」的「主謂結構」，表示的是一種「陳述關係」，如「眉開眼笑」。「動賓+動賓」或「主謂+主謂」並列式四字結構多有生動化或強調化的意味。
- e. 閩南語和客語另有華語所沒有的其他衍生性框架語塊：例如閩南語尚有「頭—耳」類框架語塊，這類四字格如「頭燒耳熱（小病不舒服）、頭尖耳薄（尖嘴猴腮）、搖頭拌耳（搖頭晃腦）」。客語則有「嘴—鼻」類框架語塊，如「擘嘴擘鼻、學嘴學鼻（模仿）、舔嘴躡鼻（吃得津津有味）、嘴嘟鼻翹（不高興）、嘟嘴歪鼻（不高興）」；也有「眼—鼻」類語塊，如「眼茫鼻花（精神疲憊）、目瞞鼻動（有心思的樣子）、目瞞鼻琢（小鼻子小眼睛的相貌）」，五官之「鼻」衍生的四字語塊還是少，是其特殊之處。

#### 4. 華、閩、客語人體四字格語塊語義特點

人體四字格框架語塊的語義，可由「框架成分」的形式結構義和「內嵌成分」詞彙隱喻義及整體「語用義」三方面來看：

##### 4.1 框架結構義

曹逢甫等（2001：16）已指出人體詞多有以「部分」代替「全體」的轉喻現象，如以「頭」或「臉」代指整個人，以「眼」器官轉喻眼裡的視覺力或判斷力。由此來看人體四字框架語塊的「框架成分」，框架不只是「形式」，同時也具有其本身的「框架義」，此框架義不能由單獨的語素來看，而需由前後搭配的整体關係來看。本文觀察到人體框架語塊中的框架語義有如下的表現：

#### 4.1.1 「頭－腦」類語塊框架義

整體而言「頭－腦」類框架語塊產生譬喻義，細部來看「頭－腦」類搭配以出現「轉喻」的情形為多：

- a. 以人體轉喻「個性」，如「傻頭傻腦」、「愣頭愣腦」。
- b. 以人體轉的「行為樣態」，如「斜頭歪腦」、「鬼頭鬼腦」、「搖頭晃腦」。
- c. 以人體轉喻「帶頭」、「領導」等人的行為，如「為頭把腦」、「牽頭帶腦」。

此外也有由「人體」投射到人體外的「事物」上，則可視為「隱喻」，例如：

- d. 以人體的頭腦具有條理思路隱喻事物的「條理」，如「有頭有腦」比喻做事「有頭緒」、「有條理」。
- e. 以人體頭腦為最精要部分隱喻事物「最後餘留下的部分」，如「骨頭骨腦」、「針頭線腦」。

曹逢甫等（2001：16）指出「頭－腦」類似四字格換／轉喻情形有二：一是以「部分」代「全體」，二是以「部位」代「功能」，本文所見「頭－腦」類框架義則除了以上轉喻人物以外，尚有如「牽頭帶腦」表示「帶頭」、「領導」的「事件隱喻」以及「有頭有腦」、「針頭線腦」表示「有條理」或「最後餘下的部分」的「事物隱喻」特殊意涵。

#### 4.1.2 「頭－面／臉」類語塊框架義

以「頭－面」為框架產生以下的譬喻義：

- a. 以人體部分器官「頭」、「面」轉喻代替整個人，如「拋頭露臉」、「團頭聚面」，皆是以人體部分的「頭」、「臉」代指整個人物。
- b. 以人體部分器官「頭」、「面」轉喻人整體「容貌」，如「頭疤臉疤」，但如「牛頭馬面」則是動物的「牛頭」、「馬面」隱喻人的面貌如動物般猙獰可怕。
- c. 以人體部分器官「頭」、「面」轉喻人的「性格」，可說是「部分代部分」的「轉喻」，如閩南話和客語都有「戇頭戇面」這一貶義語。
- d. 以人體「頭」、「面」轉喻人的「身分地位」，如「有頭有臉」。
- e. 以人體「頭」、「面」轉喻人的「尊嚴」，如「沒頭沒臉」隱喻人「不顧顏面」，即不顧尊嚴之意。

- f. 以人體「頭」、「面」轉喻人的「樣態」，如「灰頭土臉」，以「灰」、「土」物質蒙臉隱喻所得到的回覆如土灰蓋頂，形容蓬頭垢面、滿面風塵的樣子，或弄得很沒面子的意思。

#### 4.1.3 「頭—尾」類語塊框架義

人雖不像動物般有「尾巴」，但人有的「脊椎尾端」又稱「尾椎」，因此本文將「頭—尾」類也視為人體部位。以「頭—尾」為框架形成的語塊有以下的譬喻表現：

- a. 以人體「頭」、「尾」的「部分」轉喻「全部」或「到處」，如「連頭帶尾」、「街頭巷尾」。
- b. 以人體「頭」、「尾」轉喻人的地位高低，如「雞頭鳳尾」。
- c. 以「頭」、「尾」轉喻兩端，是「部分」轉喻「部分」，如「無頭無尾」、「講頭知尾」。
- d. 以「頭」、「尾」隱喻時間的始、終，如「有頭有尾」、「虎頭蛇尾」、「頭燒尾冷」，是屬「空間域」的「頭」、「尾」又進一步投射到「時間域」上，可說是二域之間基於相似性的「隱喻」。然而需說明的是：人類頭腦的「認知」作用本是十分複雜的，有時「隱喻」、「轉喻」實難以一刀切分，因為在認知造詞的過程中常有「先隱喻再轉喻」或「先轉喻再隱喻」的情形，如以上「頭—尾」類拿人體部分的「頭尾」代稱「全部」，形成「有頭有尾」，是為「部分代全體」的「轉喻」，但其後又由「人體域」擴展到「事物域」、「空間域」或「時間域」上，如「有頭有尾」、「沒頭沒尾」，由此來看又可說是由「人體域」映射到其他領域的「隱喻」。

#### 4.1.4 「頭—腳」類語塊框架義

以「頭—腳」為框架的狀況類似「頭—尾」類，有「部分」轉喻「全部」之意，如「連頭連腳」。此外也可說「頭—腳」類是基於位置相似性而投射隱喻空間的「上」、「下」，如「頭重腳輕」。

#### 4.1.5 「眉—眼」類語塊框架義

以「眉—眼」為框架多有以下喻義：

- a. 轉喻人或事物的「外在樣貌」，如「龍眉鳳眼」、「有眉有眼」。
- b. 轉喻人的「性格」，如「慈眉善目」。
- c. 轉喻人的「內在情緒」，如「愁眉苦眼」、「橫眉豎眼」。

#### 4.1.6 「口／嘴／喙－舌」類語塊框架義

以「口／嘴／喙－舌」為框架者有以下的喻義：

- a. 由「人體器官域」「口／嘴／喙」、「舌」映射轉喻到「能力域」，且「口／嘴／喙－舌」多轉喻「說話能力」，如「搬口弄舌」、「笨嘴拙舌」。
- b. 以「嘴舌」轉喻人的「性格」，如「笨嘴笨舌」罵人個性愚笨；「尖嘴薄舌」指人「尖酸刻薄」。

此外，阮氏金香、楊金華（2015）指出：漢語「口／嘴／喙」成語的隱喻可分出「形狀／事物域」、「情感／性格域」、「語言／社交域」及「知識／智慧域」四大目標域。依此來看上述華、閩、客語「口／嘴／喙－舌」類語塊，則多見映射到「語言／社交域」（如「應嘴應舌」）及「情感／性格域」（如「多嘴饒舌」）。以「口／嘴／喙舌」具體器官轉指言語能力，是以部分器官代替部分能力的「轉喻」，至於以「口／嘴／喙舌」隱喻「形狀／事物域」或「知識／智慧域」的四字語塊則較少看到。

#### 4.1.7 「手－腳／跤」類語塊框架義

以「手－腳」為框架多有以下喻義：

- a. 以人體「手」、「腳／跤」轉喻人的「行動能力」，如「綁手綁腳」轉喻行動能力受束縛。而「猴手猴腳」若以此「手腳」為人的手腳則可視為「轉喻」；若以動物的「猴手」、「猴腳」來看又可分析為「隱喻」，不管如何皆是以「手」、「腳」的特性隱喻人的「行動敏捷」。
- b. 以人體「手」、「腳」轉喻人的「行為樣態」，如「毛手毛腳」、「粗手粗腳」、「輕手輕腳」。
- c. 以人體「手」、「腳」轉喻人的「個性」，如「笨手笨腳」、「慢手慢腳」、「手尖腳幼」。
- d. 以人體「手」、「腳」部分轉喻「全身」，如「從頭到腳」。
- e. 以人體「手」、「腳」轉喻人「體格康健」，如「好手好腳」。

#### 4.1.8 「心－膽」類語塊框架義

以「心－膽」為框架，整體喻義為：

- a. 以人體內在器官「心」、「膽」轉喻心、膽所由生的抽象的「精神」及「膽量」、「勇氣」，如「心驚膽怕」。
- b. 以人體內在器官「心」、「膽」轉喻人的「真誠」態度，如「吐心吐膽」、「開心見膽」。

#### 4.1.9 「腸—肚」類語塊框架義

以「腸—肚」為框架有其喻義：

- a. 以「腸」、「肚」基於「形狀相似性」而隱喻事物的「綿長」，如「牽腸掛肚」。
- b. 以「腸」、「肚」基於「位置相似性」隱喻「內在深處」，如「翻腸攪肚」。

#### 4.2 內嵌成分義

人體框架語塊「內嵌部分」雖屬自由成分，但是「有限制的自由成分」，因為「框架成分」與「內嵌部分」有相互制約及依存關係，「框架部分」性質會成為限制條件而影響「內嵌部分」的選擇，例如「有一無」類是由兩個相反詞素組成的框架結構，其內嵌詞素也往往由反義語素來擔任，形成「有名無實」、「有始無終」、「有增無減」。由此可見「待嵌格式」能與什麼樣的成分組合，不能與什麼樣的成分組合並不是任意的，而是依雙方語義關係來選擇決定的。

框架語塊「內嵌部分」所嵌二語素之間的語義關係主要有相近、相反、相對、相類及相關（嚴侃曼，2014：38）。同一框架成分會因表義所需不同而嵌入不同語義關係的語素，例如「頭—尾」類框架可嵌入：

- a. 「同／近義」成分，如「藏頭躲尾」、「搖頭擺尾」。
- b. 「反義」成分，如「藏頭露尾」、「有頭無尾」。
- c. 「類義」成分，如「連頭帶尾」、「掐頭去尾」。
- d. 「關係義」成分，如「從頭到尾」。

不管何種情形，都可看到前後二項語素都不是隨意填入，而是有相互依存的「語義關係」可循。

再者，四字格框架語塊在固定形式和和非固定嵌入詞語語義的共同作用下而產生整合意義，此意義超出字面義，是「語素義」與「結構形式」相互作用擦出火花，此即所謂「構式義」，例如「七」、「八」個別來看僅是兩個數字，但「七…八…」框架結構的四

字語在形式和語義交互作用下，華語衍生出「多而雜亂」之意，如「七手八腳」、「七上八下」、「七零八落」。不過閩南語的「七…八…」框架結構義又衍生出「很」、「非常」之意，例如「七老八老」、「七早八早」、「七晏八晏」，因此說此框架結構自有其「構式義」，此構式義不是字面義之和，也非字面義所可預測推理而得。

再就「構式義」來看，劉子楗（2015：107）：「構式意義是一種整合意義，這種主觀意義包括感情義、強調義、生動義、虛指泛指義、比喻義等五類」。根據上文所見來看，人體四字格框架語塊所衍生出的語義也有這幾個方面的表現：

- a. 「情感」構式義：如「直眉瞪眼」有「生氣發怒」的情感義。
- b. 「強調」構式義：如「徹頭徹尾」重複語素「徹」具有「徹徹底底」的強調「全部」的意味。
- c. 「生動」構式義：如「歡頭喜面」使抽象的「歡喜」情感能生動表現如在眼前。
- d. 「虛指、泛指」構式義：如「七手八腳」並不是「七」加「八」的實指數字，而是虛指「很多」的意思。
- e. 「比喻」構式義：如「雞腸鳥肚」以屬性相近的兩種禽鳥比喻人的肚量之小。「虎頭蛇尾」則是以相反的兩種動物來比喻事物「相差極大」之意。

### 4.3 整體語用義

人體四字格框架語塊在語用上的特性可簡單歸納為以下幾點：

#### 4.3.1 高頻習用性

人體四字格語塊經常被使用，具有習用性、靈活性及多樣性，語言使用者可以根據表達需要在特定框架中嵌入適當成分，進而創造更為豐富的語塊以與人群溝通，以使表達更為得體。

#### 4.3.2 創造能產性

人體式四字格語塊「…X1…X2」類空格槽「…」待嵌入適當的成分，學習者如能掌握其間的規律便可依語境所需自行創造衍生出更多生動的詞語，例如「…手…腳/ 跤」可重複填入動詞或形容詞相同語素以表示行為舉止狀態，若學習到「慢手慢腳」，也可依相同造詞原則創造出「快手快腳」詞語。又若知「…頭…尾」可隱喻時間的開始和結束，學習了「虎頭蛇尾」這一語塊，尚可類推造出「有頭有尾」、「無頭無尾」、「有頭無尾」

及「從頭到尾」等詞語。

### 4.3.3 褒貶情感義

大部分的框架語塊都附帶有要表達的情感色彩和語氣，語帶說話人心理情感或評價色彩，以上述「…頭…尾」語塊為例，其語義色彩表現有：

- a. 褒義：如「講頭知尾」、「有頭有尾」。
- b. 貶義：如「虎頭蛇尾」、「沒頭沒尾」、「藏頭躲尾」。
- c. 中性義：如「街頭巷尾」、「從頭到尾」。

總體來看可以看到框架語塊用於褒義者少，而大部分多是帶有貶義色彩，因此使用這些語塊時應留意與語境搭配，方不致造成表達上的偏誤。

### 4.3.4 認知文化義

前文提及閩南語用「鬻跛鬻手」比喻人的動作緩慢遲鈍，用海洋動物「鬻」來形容事物，反映出閩南「海洋文化」的特色。而客語有「四頭四尾」（「針頭線尾」、「灶頭鑊尾」、「田頭地尾」、「家頭教尾」），這四個「…頭…尾」四字語塊則反映出傳統社會的客家婦女文化以及「農耕文化」特色。對外漢語教學時更應多留意漢語四字語塊中所蘊含的認知文化義。

## 5. 結語

以上歸納分析台灣華、閩、客語人體四字框架語塊的「框架形式」、「內嵌成分」及「語用的褒貶色彩」。四字框架結構在語法上呈現的是「形式對稱」，有一定的搭配規律；在語義上有「意義互補」的關係，語義不能由字面簡單得知，而是有概念隱喻機制，使其形式與意義相互依存、相互結合而形成「構式義」。一個個的四字格語塊就是一個個的「構式」，一個構式就包涵了形式、語義、語法及語用各方面，「框架語塊」可說是語法、語義及語用的整體集中表現。

人體四字框架語塊在語用上除了具有很高的能產性，有時還寓有褒貶義及文化義。不管在華語、閩南語或客語日常生活中，人體四字格框架語塊都是使用頻率極高的詞語，它適合整體記憶、整體提取。「框架語塊」學習是語言記憶的理想模式之一，因此不管是

對外華語教學或是本土閩、客語教學，都應加強「語塊教學」，也應正視「語塊」，將其列入正式語詞類型而進行系統性的陳述與教學。語言教學最終目的是使學生能將所學運用在實際的語境或語言交際場合中，相信掌握越多語塊的搭配及褒貶用法則越容易順利達成交際的目的，而漢語「語塊」所承載的「文化義」也有待我們再加深入探究。

## 引用書目

### 一、中文書目

- 王惠，2005，〈從構式語法理論看漢語詞義研究〉，《中文計算語言學期刊》，第 10 卷第 4 期，頁 495-507。[Wang, Hui. (2005). A Construction-based Approach to Chinese Lexical Seman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10(4), 495-507.]
- 白雲慈，2015，〈四字格成語形式與語義分析——以連動式與並列式為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華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Pai, Yun-tzu. (2015). *Four-Character Chinese Idioms Forms and Semantic Analysis—With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and Parallel Construction*. Master's thesis, Master's Program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Creative Writi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aipei, Taiwan.]
- 吳小琴，2021，〈詞塊的定義及分類探究〉，《現代語言學》，第 9 卷第 1 期，頁 243-248。[Wu, Xiao-qin. (2021). An Exploration of Lexical Chunks: Definition and Categorization. *Modern Linguistics*, 9(1), 243-248.]
- 吳麗娟，2007，〈含兩個否定詞的四字熟語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師在職進修語文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Wu, Li-juan. (2007). *A Study on Four Words Idioms Containing Two Negative Words*. Master's thesis, In-Service Master Program in Language Teaching,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sinchu, Taiwan.]
- 李美嬌，2012，〈Hō-Ló 台語「四字成語」——語法、語意、比喻、聲律分析〉，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Lee, Mei-jiao. (2012). *Holo Taiwanese "Four Words Idioms"—Grammar, Semantics, Analogy, and Sound Pattern Analysis*. Master's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Culture and Language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 阮氏金香、楊金華，2015，〈漢越「口／嘴」成語的隱喻認知對比分析〉，《國際漢語學報》，第 2 期，頁 90-99。[Ruan Shi, Jin-xiang & Yang, Jing-hua. (2015). Contrastive Analysis on Metaphor Cognition of Chinese and Vietnamese Idioms on "Mou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 2, 90-99.]
- 孟祥英，2009，〈方位詞待嵌格式構詞能力的不均衡性及成因〉，《修辭學習》，第 5 期，頁 56-60。[Meng, Xiang-ying. (2009). The Imbalance and Causes of Word Formation Ability of Positional Words to Be Embedded in the Format. *Xiuci Xuexi*, 5, 56-60.]

- 邱文錫，年代不詳，〈語言內底的鬢〉，《教育部電子報「閱讀越懂閩客語」專欄》，第 8 期，[https://language.moe.gov.tw/readminke/%E9%9B%BB%E5%AD%90%E5%A0%B1\\_%E9%96%B1%E8%AE%80%E9%96%A9%E5%AE%A2008%E6%9C%9F\(%E9%96%A9\).pdf](https://language.moe.gov.tw/readminke/%E9%9B%BB%E5%AD%90%E5%A0%B1_%E9%96%B1%E8%AE%80%E9%96%A9%E5%AE%A2008%E6%9C%9F(%E9%96%A9).pdf)，瀏覽日期：2023.08.31。[Khu, Bun-sik. (n.d.). Horseshoe Crabs in Language. *E-Newsletter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 Column of “Reading to Understand Southern Min and Hakka Languages”*, 8. Retrieved August 31, 2023, from [https://language.moe.gov.tw/readminke/%E9%9B%BB%E5%AD%90%E5%A0%B1\\_%E9%96%B1%E8%AE%80%E9%96%A9%E5%AE%A2008%E6%9C%9F\(%E9%96%A9\).pdf](https://language.moe.gov.tw/readminke/%E9%9B%BB%E5%AD%90%E5%A0%B1_%E9%96%B1%E8%AE%80%E9%96%A9%E5%AE%A2008%E6%9C%9F(%E9%96%A9).pdf).]
- 邱湘雲，2015a，〈臺灣華語四字格套語認知教學探討〉，收錄於邱湘雲編，《台灣華、客、閩語彙研究論集》，台北：聯合百科電子出版公司，頁 213-252。[Chiu, Hsiang-yun. (2015a). A Study on the Cognitive Teaching of Four-Character Formulas in Taiwanese Chinese. In Hsiang-yun Chiu (Ed.), *Collection of Research on Chinese, Hakka and Taiwanese Vocabulary in Taiwan* (pp.213-252). Taipei: United Digital Publications.]
- 邱湘雲，2015b，〈臺灣華語四字格套語認知類型探討——以數字式套語為例〉，收錄於 Zhi-yan Guo、Bing-han Zheng 編，《Applied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VI: Recent Developments of Chines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倫敦：華語教學出版社倫敦分社，頁 79-90。[Chiu, Hsiang-yun. (2015b). Four-Character Set Phrases in Taiwanese Mandarin: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Studying Phrases with Numbers. In Zhi-yan Guo & Bing-han Zheng (Eds.), *Applied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VI: Recent Developments of Chines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pp.79-90). London: Sinolingua London Limited.]
- 涂春景，2003，《形象化客話俗語 1200 句》，台北：五南圖書。[Tu, Chun-jing. (2003). *1200 Visualized Hakka Sayings*. Taipei: Wu-Nan Book Publishing.]
- 張娟，2010，〈框架語塊及其與對外漢語教學〉，《大眾文藝》，第 10 期，頁 260-261。[Zhang, Juan. (2010). Frame Chunks and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 10, 260-261.]
- 張榮興、黃惠華，2005，〈心理空間理論與「梁祝十八相送」之隱喻研究〉，《語言暨語言學》，第 6 卷第 4 期，頁 681-705。[Chang, Jung-hsing & Hwang, Hui-hua. (2005). Mental Spaces Theory and Metaphors in *Butterfly Lover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6(4), 681-705.]
- 教育部編，2012，《客家語：第九冊（詔安腔）》，台北：教育部。<https://cirm.moe.edu.tw/WebFile/index.aspx?sid=1107&mid=11445>，瀏覽日期：2024.03.03。[Ministry of Education (Ed.). (2012). *Hakka Language: Vol. 9 (Zhao'an*

- Tune*). Taipei: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trieved March 3, 2024, from <https://cirn.moe.edu.tw/WebFile/index.aspx?sid=1107&mid=11445>.]
- 曹逢甫、蔡立中、劉秀瑩，2001，《身體與譬喻：語言與認知的首要介面》，台北：文鶴出版公司。[Tsao, Feng-fu, Tsai, Li-chung & Liu, Hsiu-ying. (2001). *Body and Metaphor: The Nursing Side of Language and Cognition*.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 梁麗，2008，〈套語使用狀況分析及其對教學的啓示〉，《外語與外語教學》，第 2 期，頁 21-24。[Liang, Li. (2008). Analysis of Formula Usage and Implications for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2, 21-24.]
- 連金發，1989，〈漢語的對立四字格〉，《中國語言學報》，第 17 卷第 2 期，頁 263-306。[Lien, Chin-fa. (1989). Antonymous Quadrimomials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 17(2), 263-306.]
- 陳嘉華，2002，〈台灣閩南語四字成詞之研究〉，國立臺南師範學院教師在職進修國語文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Chen, Chia-hua. (2002). *A Study of Taiwan Min-nan Qudrisyllabic Phrases*. Master's thesis, Master's Program in Teaching Chines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nan Normal University.]
- 陸志章，1956，〈漢語的並立四字格〉，《語言研究》，第 1 期，頁 45-82。[Lu, Zhi-wei. (1956). The Parallel Four-Character Pattern of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1, 45-82.]
- 溫鎧瑜，2022，〈中文以數字嵌隔的四字格研究〉，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Wen, Kai-yu. (2022). *A Study on the Numeral-Intercalated Quadrimomials in Mandarin*. Master's thesis,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 黃元姜，2013，〈台灣客家語四字詞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Huang, Yuan-jiang. (2013). *The Research on Four-Words-Idioms of Hakka in Taiwan*. Master's thesis, Institute of Hakka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oyuan, Taiwan.]
- 黃麗貞，2013，〈漢語四字格教學初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碩士論文。[Huang, Li-zhen. (2013). *A Study of Chinese Four-Character Idiomatic Expressions*.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楊玉晨，1999，〈英語詞彙的「板塊」性及其對英語教學的啓示〉，《外語界》，第 3 期，頁 71-77。[Yang, Yu-chen. (1999). The "Section" Nature of English Vocabular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nglish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 World*, 3, 71-77.]
- 詹益雲編，2010，《海陸客語人體語彙》，新竹：新竹縣海陸客家語文協會。[Zhan, Yi-yun (Ed.). (2010). *Human Body Vocabulary of Hailu Hakka*. Hsinchu: Hsinchu County Hakka Language Association.]

- 雷考夫、詹森著、周世箴譯，2006，《我們所賴以生存的隱喻》，台北：聯經出版社。[Lakoff, G. & Johnson, M. (2006). *Metaphors We Live By* (Shi-zhen Zhou, Trans.).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 劉子楨，2015，〈漢語定式鑲嵌四字格構式意義初探〉，《漢語學習》，第1期，頁107-112。[Liu, Zi-jian. (2015). The Research of the Constructional Meanings of Chinese Fixed-Inlaid Four-Character Form. *Chinese Learning*, 1, 107-112.]
- 劉美伶，2001，〈台灣閩南語數詞用法研究〉，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Liu, Mei-ling. (2001). *Numerical Word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Master's thesis,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 劉德馨、呂佳蓉、蔡宜妮、蘇以文，2019，〈四字格成語的習語性和規律性——以「一X#Y」為例〉，《清華學報》，第49卷第4期，頁683-719。[Liu, Te-hsin, Lu, Chia-rung, Tsai, I-ni & Su, I-wen. (2019). Idiomaticity and Regularity in Chinese Four-Character Idioms: The Case of [yi-X-#-Y].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49(4), 683-719.]
- 嚴侃曼，2014，〈漢語框架語塊及其習得研究〉，南京師範大學對外漢語教學碩士論文。[Yan, Kan-man. (2014). *Research on Chinese Frame Chunks and Its Acquisition*. Master's thesis,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 二、英文書目

- Fauconnier, G. & Turner, M. (2002).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Goldberg, A. 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u, Lily I-wen. (2002). Why a Construction—That is the Question. *Concentric: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28(2), 27-42.

## **A Study on the Human Body Four-Character Frame Chunks in Taiwan Mandarin, Taiwanese and Hakka**

**Chiu, Hsiang-yun**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Abstract**

The four-character “frame chunks” such as “...X<sub>1</sub>...X<sub>2</sub>” is a major feature of Chinese. It is a high-frequency construction widely used in Taiwan Mandarin, Taiwanese, and Hakka language. Four-character frame chunks are semi-fixed frame structures that, when embedded, convey a “structural meaning” where the overall meaning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the meanings of individual morphemes. The structure is highly productive. This article examines four-character frame chunks related to human body words, primarily sourced from Mandarin, Taiwanese and Hakka dictionaries compil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aiwan, with additional examples drawn from other corpora. The body-word frame chunks of “X<sub>1</sub>...X<sub>2</sub>...” and “...X<sub>1</sub>...X<sub>2</sub>”, along with their embedded words are analyzed us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cognitive metaphor”, “frame chunks” and “construction semantics”, with comparisons of their frame structures, collocation relationships, and semantic derivation. By identifying the structural regularities and semantic features of Chinese four-character chunks, this study offer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s. It advances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vocabulary typology, and provides insights into developing pedagogical approaches for teaching Taiwanese native languages.

**Keywords: human body four-character framework, language chunks, Mandarin, Taiwanese, Hakka**